



東林文庫

行策大師淨土集

庐山东林寺印经处 恭印

编号：A-012-2017





目 录

净土警语	
劝发真信	01
申劝	03
又申劝	05
起三年长期示众	09
起精进七期示众	11
料拣法门	12
九品略辩	15
示夏子彝居士	18
示丁耕野居士	19
柬顾兆祯居士	21
答顾兆祯居士	22
名字说与金水若居士	24
《首楞严经·势至圆通章》解	26



旅三字说	33
观佛毫相法	36

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

事例	39
罚例	45
疏文	49
附 :普仁七日念佛记	51
附录 行策大师传记文献六种	53

附录 西方确指

《西方确指》序	60
西方确指	62
《西方确指》后序	100





十祖虞山普仁截流大师



清十祖虞山普仁行策（截流）大师赞颂

阐扬净土，恳切少俦。以深信愿竭诚修，心佛两相投。万念俱休，决定出苦邱。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侏。

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皈依佛念佛求。

——印光法师



净土警语

菩萨比丘行策截流

劝发真信

念佛三昧，其来尚矣。自远祖崛起庐山，肇兴莲社，六时净行，遂成千古芳规。虽曰功高易进，乃末世行人罕获灵验，良由信愿不专，未能导其善行，以要归^①净土故也。今既广邀善侣，同修净因，若非谛审发心，哪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与斯法会者，须具真实信心。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正眼观之，较他一阐提、旃陀罗辈，仅差一间耳。如是信心岂为真实？

所谓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积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莫轻未悟，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

①要归，归于、总归。



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①、名字佛^②，弥陀是究竟佛^③，性虽无二，位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

次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我之苦切必能感，佛之慈悲必能应，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所谓佛念众生，如母忆子。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也。

具如上真信者，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何况持斋秉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岂不足充净土资粮？唯其信处不真，遂乃沦于有漏。故今修行别无要术，但于二六时中，加此三种真信，则一切行履，无烦改辙矣。倘欲舍此度门，别商玄妙工夫，则诸方宗匠如林，刹竿相望，正可随处问津，不须投足兹社。

①理性佛，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轮回六道，与觉体相背，然佛性功德具足。

②名字佛，由阅读经卷、听闻佛法，而了知自性本具佛性，一切诸法皆是佛法。

③究竟佛，破尽无明，成就圆满佛果。



若果名心永尽，素愿攸同，时节因缘，幸常集会。依稀莲漏^①，仿佛篮舆^②，今古如斯，遗风未泯。庶他生为亲近之津梁，即此世为助发之资具，愿交勉焉。

申劝

昔真歇和尚云：“佛佛授手，祖祖相传，惟此一事，更无余事。”释迦老子住世七十九年，说法三百余会，独于净土之教，谆谆赞说而不已，得非以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然此法门诚易诚难，夫执持名号，修众福善，至心回向，即得往生。苟得往生，则横截五道，顿超三有，直阶不退，不历多祇，岂非简易？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一暴十寒，心不专笃；遇五欲时，如胶如漆；遭逢逆境，结怨衔恨，而欲命终，彼佛接引，又必不可得之数，岂非难事？由此观之，净土法门，药也；娑婆贪爱，忌也。众生业病，教奉医王，甫服其药，复饱食其忌，可乎？及乎临欲命终，重处偏坠，净因微弱，难脱苦轮，翻谓医王误人，佛法无验。悲夫！若辈颠倒极矣。曷不思匡庐法社十八高贤暨百二十三人，俱留瑞应，

①莲漏，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立莲社，制莲花漏以计时，诵念不辍。

②篮舆，竹轿。晋陶渊明曾乘篮舆往来庐山，拜访慧远大师。



具载方策。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彼既丈夫，我岂不尔？当知不尔者，只是重处放舍不下故也。

凡我同会缙白老壮，宜各痛念娑婆险恶，早求出离。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遥，利害天渊，大须猛省。必也生大欣厌，舍秽取净，信此取舍与不取舍，原非异辙。毋骛虚名，毋执空见，毋受高帽禅和口头三昧惑乱，毋求旦夕速效，妄冀心外有佛来迎，动诸魔事。不论居家时、入社时，恒以念佛为正行，以勉修众善为助行。更于贪瞋习气，刻意揩磨，使重处得轻，生处渐熟，净念相继，愿行相资，自然千稳百当也。

其众行之中，则放生一事为最善。但应谛思，彼虽同性，犹属异类，尚须救之。况我同类之人，障深业重，有不久堕入恶趣者，有现在地狱受苦者。彼地狱苦，剧于世间刀火，奚啻十百千倍。何容于此置之膜外，不图拯救？然其拯救之法，亦惟在今日一心念佛，以速生安养，然后乘本愿轮，运大神力，兴无缘慈，扩同体悲。分身散影，于十方刹土诸恶趣中，寻声救苦，如观世音菩萨；誓空地狱，如地藏王菩萨。拔一切众生苦因苦果，与一切众生世出世乐，摄一切众生，同觐弥陀慈父，到究竟安隐处。具如是志愿，方是丈夫汉。若不具如是志愿，则届



期聚首，悠悠从事，虽念佛放生，亦只是寻常社会。岂曰无福？非衲所望于诸上善友也。幸审择之！

又申劝

净土法门，虽诸佛诸祖共所赞扬，然当世士夫，一代时教，曾未经目，苟非宿有灵根，焉得闻而深信？今为略举一二大经要论，以概其余，使知法门殊胜，易生信乐之心。

只如《华严》一经，教门广大，为诸经中王。譬如杲日当空，掩众星之彩，须弥横海，落群峰之高。其语世界也，不曰“恒河沙数”，而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普贤菩萨以智通力，一眼普观无边香水海无边刹土，如掌中果。从近至远，随其方面，一一指陈名号相状。极乐世界在毗卢遮那本刹中，刹有二十层，上广下狭，形如倒卓浮图^①。娑婆与极乐，同在第十三层。此层内有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极乐世界其一数耳。视本刹世界之多，犹如尽瞻部洲百岁所收之谷，总为一聚，其中一粟相似。何况更视本刹外无边刹种^②所有世界，尚可以

①倒卓浮图，倒立的塔。卓，直立。

②刹种，又称世界种，是无尽佛刹微尘数世界的集合。



言思计议哉！如是广大经文，于末后结束处，乃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惟令生安养世界，惟愿见阿弥陀佛。其专切劝发，反复丁宁，具在《行愿品》中，兹不繁录。

又佛灭后六百年，西天第十二祖马鸣大士应佛悬记，重兴正法。宗一百洛叉^①大乘经典，造为一论，名曰《起信》，能令末世众生，发起大乘正信。譬如错众采而为锦，酿百花而成蜜。其建言析理，穷微造极。既备陈一切法门种种三昧，令修习正信已。复念一切法门种种三昧，皆难修而易退。乃于末后，更示诸佛胜异方便曰：“复次初学菩萨，住此娑婆世界，或值寒热风雨不时饥馑等苦，或见不善可畏众生，三毒所缠，习行恶法。菩萨在中，心生怯弱，恐不能成就清净信心，生疑欲退者。应发誓愿，一心专念佛及菩萨，以生决定心故，于此命终。必得往生诸佛刹中，见佛菩萨，永离恶趣。如经中说：善男子，善女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诸善根，回向愿生，决定得生，常见彼佛，信心增长，永不退转，得入正位。”是知佛世时文殊普贤，佛灭后马鸣龙树，如是诸大士，咸劝往生，兼愿自

^①洛叉，印度古代数量名称，相当于十万。这里是指大乘经典的偈数。



往亲近弥陀。

他如《宝积》、《大集》等诸大部经中，称扬赞劝，未易悉举。

然十方诸佛净土无量，经论偏指归极乐者，略有三意：一为彼佛与此土人最有缘故。无贵贱、无贤愚、无幼艾，皆知阿弥陀佛号。若有苦屈，启口发声，无不称其名者。二为法藏比丘愿力胜故，摄二十一亿清净佛土诸庄严事，总为极乐世界一刹庄严。发四十八宏誓愿，广接十方念佛众生，来生其国。盖诸佛果德，虽实平等，因中愿力，任运摄生，无差别中有差别故。三为阿弥陀佛即法界藏身，极乐世界即莲华藏海。见一佛即是见无量佛，生一刹即是生无量刹，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即为一切佛所护念。以法身不二故，生佛不二故，能念所念不二故也。

然诸经论虽广赞扬，此国众生，初无知者。唯晋远公崛起匡庐，肇兴莲社。一时名贤巨儒，不期自至，如刘遗民及宗雷等，皆服膺请教，道遂大振。继自唐宋以来，禅学寢盛，士大夫有智识者多雅慕宗门，趣尚高异。然上下千百年间，其真能见性者，不过杨亿侍郎、李遵勖驸马，及许式郎中辈数人而已，余皆游戏门庭者耳。遂令不思議胜异法门，委



为愚夫愚妇勾当。中间虽有三五尊宿，递相祖述，然未必多接高流，广度群品。延及明季，乃有云栖宏大师出，承宿悲愿，以醇儒脱俗，专宏净业。当世名贤归信者固多，疑毁驳难者亦复不少。大师以宏才妙辩，百战不屈，翻成法喜之乐。由是缙素悦服，几如远公复生，永明再世，净土之道，复得大振。是则起千余年已坠之法门，厥功不既伟欤！呜呼！乃今往矣。末法昏衢，众生垢重，险恶道中，失此良导，可不为长太息者哉！予生也晚，弗获亲炙大师，宝其遗言，奚啻圭璧，每一展读其书，辄不禁涕泗横流，心意勇发。

今住兹普仁以来，常得群贤聚首，六时行道，洽我素心。然每遇一友与会，不敢以俗士目之，私心窃计曰：“莲华国土中，复增一胜侣矣！”昔我释迦本师，悬记此土有六十七亿菩萨往生彼国，此必一数也。虽知悠悠退堕者多，然既发意念佛，已入弥陀愿海，如人食少金刚，终究不消，纵勤惰迟速不同，究竟必生彼国。既生彼国，究竟必获果证，八相成道，广度众生。故今于甫入会时，即以未来诸佛相期待，非为虚妄也。但不识众友自待何如？苟能如衲所期待以自期待，则凡现前善友，皆吾莲蕊连枝矣。



然吾观今之富贵利达者，或贪粗敝声色，不知苦本；或着蜗角勋名，不悟虚幻；或复爱殖货利，会计经营。现在碌碌一生，将来随业流转。彼佛刹中，依正庄严，无量胜妙乐事，不闻不知，从生至死，未曾发一念向往之心。反不如穷愚困厄之夫，多能念佛，从冥入明，转生胜处也。故今敬劝诸友，既各标名莲社，便是火宅优昙^①。必也具真实愿，发忻厌心，视三界如牢狱，视家园如桎梏，视声色如鸩毒，视名利如缰锁，视数十年穷通际遇如同昨梦，视娑婆一期报命如在逆旅，信宿舍离，惟以归家为务。如意亦得，不如意亦得，舍得寸阴，一心念佛。果能如是，若不生净土者，诸佛皆成诳语矣，愿共勉之！

起三年长期示众

凡欲与期念佛，令功行不虚者，当发三种心，以为方便。

第一发痛惜光阴心，虽约三年，光阴无几。古人喻如连日疟发，三度寒热，期即告终。若非勤策身心，寸阴是竞，未免见以为长。若见以为长，则

^①优昙，即优昙花，亦名优昙钵花，祥瑞灵异，甚为稀有。



悠悠岁月，罔罔襟怀，疲厌易生，净功莫克，岂不大可惜哉！况命在呼吸，安保三年？纵越三年，岂能长久？所谓如囚趣市，如羊诣屠，但得前行步步近死。直须孜孜昼夜，矻矻暑寒，一句洪名，无时间歇，不用弥陀接引，净土决定可生。凡我同行，慎勿锐始怠终，当视三年如一日如一刹那可也。

第二发专求出离心。夫此三年功行，非但不求世间福报，亦并不求功德智慧，辩才悟解，与夫世世为僧兴显佛法等愿。惟愿命终得生彼国，脱生死苦。此愿直须刻刻现前，如昔人被覆在千尺枯井中，受野狐诀，注视磨孔，一心欲出，视之既久，孔不加大，身不加小，任运飞出。念佛亦尔，专念彼佛，一心求生，念之既切，佛实不来，我实不去，自然得生。得此一愿，则见佛闻法，断惑证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百千三昧，应念现前。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大愿，同时具足。所贵谛信力行，惟专惟一，始克有济也。

第三发和顺守约心。堂中既无多众，早晚共住，称同行善知识。各宜防身护口，谦恭巽顺，互相砥砺，互为标榜。此三年内，例如掩关禁足，当以山门为界，不得出外行走。虽亲友病亡大故，亦不得破例而出，开他人效尤自便之端。每日恒课，不得懈怠废缺。惟除病患，不能饮食，然或坐或卧，亦须默默念佛，



盖病患中，尤当急切也。恒课外有余晷^①，须自检点，勿放身心空过。不得闲谈杂话、放逸戏笑，误己妨人。更不得披览外书^②，吟咏诗偈，非唯唐丧光阴，亦乃辜负檀越。

本堂轮一人作监值，五日一换，挂牌交代。有不守约、不如法者，监值师即应劝谏。一谏辄听者善，若三谏不听者，白众议罚。若监值师徇情容隐，不谏不举者，随事量罚。若诸师自严自重，各精进不放逸，置规约于无用之地，则弥善也。勉旃勉旃！

起精进七期示众

七日持名，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也。但不缓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号，历历分明。著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句洪名，绵密不断，犹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乱，亦不沉没。如是持名，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矣。

若是真正道流，直能体究万法皆如，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自他不二，自他不二，依正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忻厌不二，取舍不二，菩提

①余晷，余暇。晷，时光。

②外书，又称外典、世典，指佛教典籍以外的世间典籍。



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静。不用勉强差排，但自如实体究。体究之极，与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吃饭，总是三昧。嬉笑怒骂，无非佛事。一心乱心，终成戏论。二六时中，觅毫发许异相不可得。虽则至心称念，亦同肆口诃骂。虽则精进修持，亦是梦中苦行。如是了达，方是真正学道人一心精进持名也。

前一心似难而易，后一心似易而难。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后一心者，上品可阶。然此两种一心，皆是博地凡夫边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学。同堂缙素，切勿高推圣境，甘处下劣，各须勤策身心，近则七日内，远则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纵不克证，为因亦强，花宫托品，必不在中下矣。倘或七日之后，置若罔闻，熟处毕竟不生，生处依然难熟，无明业习，牵合交缠。仅欲邀功七日，而此七日又未曾到一心不乱田地，正所谓少善根福德因缘，安望往生彼国？致令金口诚言，翻疑诳妄，是谁之咎乎？同七净众，愿各自审而诫勉之。

料拣法门

念佛求生净土，释尊于无量法门中，特垂胜异



方便。然念佛一法，仍有多门，约而计之，不出四种：一者念佛实相，即本觉理性，如《大集》等经所明是也。二者念佛法门，即种种三昧，如诸大乘经所明是也。三者念佛相好，即胜劣身相，如《十六观经》所明是也。此三种念佛，胜则胜矣，非异方便，盖必洞明事理，深达境观，上智犹难，钝根绝分故也。四者念佛名号，即一心持名，如小本《阿弥陀经》所明是也。惟此一门，藉彼佛胜愿力故，不论有智无智，上中下根，但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七日乃至一日，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即蒙弥陀圣众接引，即为十方一切诸佛护念。又彼佛本誓：“若有众生，欲生我国，至心信乐，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是为不思议异方便，惟其异，故胜也。

所生净土亦有四种：一曰常寂光土，极果圣人所居，断无明惑尽方得生。二曰实报无障碍土，别圆地住^①以上菩萨所居，断尘沙惑方得生。三曰方便有余土，四果圣人及别教三贤菩萨^②、圆教十信菩萨所居，断见思惑方得生。此三种净土胜则胜矣，非异方便，盖必断惑乃生，还同竖出三界故也。四曰凡圣同居土，权实圣贤与博地凡夫共居。惟此净土，

①别圆地住，即别教初地、圆教初住。

②三贤菩萨，即十住、十行、十回向位菩萨。



仗诸佛摄受力，故不须断惑，兼复带业往生。但惟信愿前导，感应道交，浊障稍轻，苦轮斯脱。而又即此同居安养，竖彻方便、实报、寂光，故上智即能顿净四土，而下愚亦可三界横超。无烦九次第修，不俟三僧祇证。是为不思議异方便，惟其异，故胜也。

如此最胜独异法门，释迦善逝殷勤示劝于五竺遐邦，恒沙如来广舌赞扬于十方刹土，岂欺我哉！龙树《毗婆沙论》云：“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行路，有难有易。徒步则难，乘船则易。欲易行疾至，应当念佛。称阿弥陀佛名号，疾得阿耨菩提。”又智者《十疑论》云：“在五浊恶世，求阿毗跋致，甚难可得。譬如跛人步行，一日不过数里，若信念佛三昧，乘彼佛愿力摄持，决定往生。如乘船遇顺风，须臾千里。又如劣夫从转轮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是自力，轮王力也。”

乃世之驾言直指者，多以西方为钝置^①，谓此法门专摄钝根劣器耳，苟能一超直入，何假他力。不思文殊、普贤、马鸣、龙树，及此土智者、智觉^②，咸发愿往生，尽属钝根乎？世尊于宝积会上，劝父王净饭，并六万释种，皆生净土，尽是劣器乎？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安有如斯曲径？甫育莲胎，便阶不退，奈何反属廉纤^③？若夫已悟心宗，为垂警策，



犹曰“生生不退，佛阶可期”者。其难易迟速，皎然可知矣。而世之学者，或疑或谤，或耻谈而不屑道。虽曰非愚非狂，吾不信也。

九品略辩

净土一门虽广摄诸根，咸登不退，而见佛久近，闻法大小，证果授记迟速，不啻天渊悬绝。《大本经》略分三辈，不及《观经》九品为详。总而论之：上品以解悟为本；中品以戒善为本；下品纯恶无善，惟临终遇善友，一念信心，灭罪往生。

析而计之：上上生者，所谓“读诵大乘”，则宗说俱通，“修行六念”，则行解相应。故弹指即生，见佛闻法，悟无生忍，须臾历事十方诸佛，亲蒙授记。僧如远公智者，俗如刘遗民、杨无为辈，足以当之。

上中生者，虽未及读诵大乘，而能解第一义，是于己躬亦有悟入，而行证未逮上上生者。故经宿华开见佛，因前宿习，普闻众声，皆说甚深第一义谛。七日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修诸三昧，经一小劫，

①钝置，禅门用语，迂回、磨蹭之意。

②智觉，即永明延寿禅师。

③廉纤，禅门用语，迂曲、琐碎之意。



得无生忍。

上下生者，虽未有悟入，而亦发无上道心，自欲明见本性，卒未遂志，以求生者。七日见佛，三七日始闻妙法。经三小劫，住欢喜地。

中上生者，乃在家净信男女，持戒求生者。临终见佛往生，莲华寻开，闻说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以戒力专故，华开证果甚速。以未发无上道心故，所闻但四谛，所证但小果耳。

中中生者，乃出家男女，持戒求生者，曰“一日一夜持沙弥戒”、“持具足戒”者，显戒法殊胜，虽最促犹生，何况久持。然出家戒行精专，亦生中上，在家暂持斋戒，亦生中中，可互通也。临终见佛往生，七日华开闻法，得须陀洹果。经半劫，成阿罗汉。

中下生者，亦在俗男女，素未归向三宝，而天资仁孝，进道有阶，临终遇善知识开示，即获往生。七日见二大菩萨闻法，得须陀洹果。过十小劫，成阿罗汉。

下上生者，乃在俗恶人，临终遇善知识，教称佛名，灭罪往生。七七日^①华开，见二大士，说甚深十二部经，发无上道心。经十小劫，得入初地。

①七七日，《卍续藏》本作“七日”，今据《观无量寿佛经》改。



下中生者，乃出家破戒恶人，临终遇善知识，称佛说法，一念往生。六劫华开，见二大士，闻大乘甚深经典，发无上道心。

下下生者，五逆十恶极恶之辈，兼僧俗二类，临终遇善知识，教称佛名，十念往生。十二劫华开，二大士为说诸法实相，即发菩提之心。后二生未言登地时数者，亦如下上生，发无上道心后十小劫也。

中三品虽以戒善求生，自度心坚，度他行缺，故终得大乘，而须暂登小果。下三品虽系极恶凡夫，以闻二大士说甚深法，即能发无上心，虽经多劫，直入圣位。然则一念大小，顿越权乘小果，一生精进，远超多劫，华胎大小，迟速之间，发心策行者，当审所从事矣。

悟后求生者，藉极乐境缘，结习易断，三昧易修，速成忍力，度诸众生也。未悟求生者，为亲近弥陀，易于见性，永明所谓“但见阿弥陀，何愁不开悟”是也。禅净二门，各宜专务，不必兼修。但彼此相非，深昧佛旨。参禅者，无论悟与未悟，但获往生，皆跻上品。修净者，虽五逆十恶，忏悔犹预下生。而必曰“不谤大乘”，则谤者不生，可知矣。先悟后生者，如巨帆遇彼顺风。念佛谤禅者，如败种植乎腴壤。其优劣之相，得失之关，诚不可不辨也。



示夏子彝居士

《大阿弥陀经》云：“娑婆世界修行一昼夜，胜于极乐世界行善百岁。”盖以此土难于进修，彼土易为功力故也。例此而言，则风尘世路中修行一日，胜于深山净刹修行百千日，无疑矣。是故帝乡可游也，红尘可入也，所谓净愿不可忘也，净行不可缺也。嗟乎！风尘亦何能染人？第恐人自染风尘耳。

居士善根深厚，信力专笃，久知选官不如选佛，此行盖非得已也。然选佛场开，是处可入，无论深山净刹，世路风尘，要须心作南车^①，愿为前导。苟所向不乖，虽终日途中，何异家舍。长安此地，不隔一尘。随伊冒暑冲寒，经州历县，操觚捉笔，执辔扬鞭。处处道场，时时佛事，净愿净行，常得现前。自然达清泰之上邦，面无量之寿圣，预九品之科目，极住行向地之升进，候十方诸佛息化之大阙^②。然后分身补处，发号施令，统理九法界人天，调熟七方便弟子。如是选官选佛，岂不诚大丈夫哉！

然而说则易，行则难。深山净刹则易，风尘世路则难。吾愿居士为其难者，则他时异日，必有大得力处，当念流光如驶，衰老日侵，长途往还，勿



虚度好时节。定课外有余晷，但只加持佛号，若《楞严咒》《大悲咒》等，客路俱不必也。

示丁耕野居士

昔寂室和尚云：“世人欲修净业，不可言我今忙迫，且待闲暇；我今贫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壮，且待老时。若分定常忙，分定^③贫乏，分定夭折，即于净业无缘修习。忽尔丧亡，虽悔何及？何如趁身强健努力修之。”至哉言乎！然今人无论信乐者少，纵能深信净土，而因循虚待，蹉过一生者，比比皆是也。

居士天姿醇谨，向见衲不久，即能警悟无常，长斋事佛，盖宿缘有在也。然居士家无恒产，岁以馆获得糈^④。夫家无恒产，则不足可知矣。身有馆职，则不闲可知矣。年方半百，则未至衰老可知矣。乃一旦谢馆不赴，却诸门弟子，秉持满分优婆塞戒，槌户^⑤终年，专力净业，至于资粮薪水，初无会计，

①南车，即指南车。

②候十方诸佛息化之大阙，即候补佛位。

③分（fèn）定，命中注定。

④此指作塾师，以教书谋生。糈（xǔ），粮食，指薪酬。

⑤槌户，闭门。槌，竖插在门闩上的木条。



非勇猛丈夫而能若是乎？且以斗室狭隘，半供经像，于中避嚣息影，锐意精修，一如夏屋^①宽舒，泰然自足，惟虑其不能久久如斯也。嗟乎！夫人之居世，亦何定哉？窃尝论之，暇莫暇于不失时，富莫富于常知足，强莫强于勤精进。今居士兼三者而有焉，则虽举天下之闲者、富者、强有力者，与居士较，吾知其有名而无义矣。能如是，于生净土也何有^②！

然更有一语，愿相告诫者。譬如万斛之舟，欲有所往，橹非不高也，舵非不正也，资具非不完备也，去志非不决也；乘风张帆，有瞬息千里之势。倘若船头一桩，未肯拔却，被一条缆索系住，虽种种推排，其能有济乎？今时净业人，终日念佛，忏罪发愿，而西方尚遥，往生弗保者，无他，爱桩未拔，情缆犹牢故也。若能将娑婆恩爱视同嚼蜡，不管忙闲动静、苦乐忧喜，靠着一句佛号，如须弥山相似，一切境缘无能摇动。或时自觉疲懈，惑习现前，便奋起一念，如倚天长剑，使烦恼魔军，逃窜无地。亦如红炉猛火，使无始情识，销铄无余。此人虽现处五浊之乡，已浑身坐在莲华国里，又何待弥陀授手、观音劝驾，而始信其往生哉？

或曰：彼居士勇猛精进如是。岂复牵于情爱？不几于无病而授药乎！



予曰：不然。古人云，爱不重生娑婆。又云，道念若同情念，则成佛多时。五通仙人累劫精勤，尚以欲漏未除，隳其功行。故知未登圣果以还，鲜有不被其系累者。居士果世念轻微，道心勇锐，见欲避如火坑，忆佛如恋慈母，净斋清课，永矢弗渝^③。又何妨以无病好人常服良药，岂不起居轻利，转益强健乎？总之烦恼无尽，而生死根本则唯贪爱，能漂溺行人，障往生法。是故先佛经中，处处诃责。但情爱一分疏淡，则净业一分成熟，于生死岸头，庶得解脱也。居士其勉之哉！

柬顾兆祯居士

末法浇漓，人趋诈伪，求其履道存诚，敦古反朴，如我老居士者，其人皆不啻披星拣月矣。然净友中得君家公臣，又得丁君耕野，复得翁君舜仪，皆属居士令亲，何祥麟瑞凤之以类而聚耶。就中翁君大孝遗身，所谓难行苦行。我所未曾为，亦所不能为，心焉钦服，非复笔舌所可赞述。读长歌允称其人，

①夏屋，大屋，见于《诗经·秦风·权舆》。

②何有，何难之有。

③永矢弗渝，立誓永不改变。



三复再复，弥见精丽。昔也知章^①八十耽吟，邱为^②九旬^③工赋。居士年居邱贺之间，而著作亦兼擅其美。所冀惜分寸之阴，淡笔墨之好，回此精力，唯以净业栖心。则慧芽增长，道种成熟，异日佛前莲华化生，便非邱贺辈所可同年语矣！

答顾兆祯居士

前有数行奉寄，想已尘览。顷接手书，乃有“尘业情缘，卒难销陨，何时得成妙观”等语，足知求道之切。然依鄙见，即此厌尘情、忻妙观，正坐学道内障，且避喧求静处，世未有其方。尘情果可绝乎？要知万法本闲，惟人自闹。善乎！藕益大师之言曰：“虽曰六根幻驰，六情纷动。仔细推求，尘既不居其咎，根亦岂职其愆？根既不职其愆，情岂独当其罪？三科剖析，既无真主，纵使共合，哪有实法？而我辈于此虚妄法中，著我耽人，舍彼取此，犹如捏目，乱花发生，更欲分别花相孰妍孰丑，不亦谬乎！唯将身心世界全体放下，则智眼昭明，何处有尘情

①即唐代诗人贺知章。

②邱为，唐代诗人，年九十六岁。

③九旬，九十岁。



可厌。”然欲念佛求生净土，正不妨炽然起忻厌心。此忻厌心，著之则成惑病，了之则是方便，亦存乎其人耳。

所言妙观者，《观经》不云乎：“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只此数语，便是念佛三昧秘要，一切观门，无不从兹流出。盖知“作”而不知“是”，则堕在权小。知“是”而不知“作”，必落魔外。“作”即空假观，“是”即中道观。全“是”而“作”，全“作”而“是”。“作、是”一念，三观圆融。故《大集经》偈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至心想像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智觉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佛是本觉之理，念即始觉之智。故知正念佛时，始本会合，理智冥契，能所俱忘，自他不二。无念外之佛，为念所念；无佛外之念，能念于佛。超情越见，离句绝非，直捷圆顿，无过此者。除却念佛外，岂别有妙观可成耶？

窃尝论之，药无贵贱，起病为良，治本治标，宜随缓急。居士以耄期之年，回心向道，纵得百龄，余光有几？可不思束其功于至稳至易之途，而尚似探玄问妙，徘徊歧望于其间乎？衲前晤时，非唯不



谈妙观，并为略去多种日课，仅以六字真言相劝勉者，此是海上奇方，能疗急病，抑又标本齐治，缓急咸宜，贵在深信力行。古人所谓：“但见阿弥陀，何愁不开悟。”然则何尘情而不销陨，何三昧而不现前？然在今日，纵有百千法门，无量妙义，总置不用，唯此一味单方相赠。苟非斩钉截铁，并力专持，其何以自振拔哉！若必谓持名功效不及用观者，则彼佛所具身相微妙，经论所开观法深细，博地初心恐不易成办，终不若依《小经》专一持名为稳当耳。但持名时，了达事理，一心不乱，即是观境，不须别求玄妙。念老居士十分诚悫，忘年齿之高，殷殷下问，故敢罄布愚直之私，而一无讳忌也。惟审之择之何如！

名字说与金水若居士

天台以六佛^①拣滥，初曰理性，次曰名字。始闻圣教，乃至明心见性，皆未出名字位。故知名字其时甚长，而其义亦甚深无量也。居士名善，字水若，达此名，识此字，于见性成佛之道，思过半矣。

告子^②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



分于东西也。”异哉！告子之言性也，虽非儒宗中至义，乃翻有类乎如来之契经也。惜其屈于孟子之辩，而卒无以申明其说，是亦如虫御木^③耳。

夫十法界本乎一心，则善不善法皆性具，明矣。所谓性中有染净种子，故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而能外乎性。率性中净种子而起现行，则为君子之道，谓之修善。率性中染种子而起现行，则为小人之道，谓之修恶。中庸曰：“率性之谓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道无分于仁不仁，即性无分于善不善也。若性惟善，而无不善，则三途恶趣，非由心造，又岂得称为法界乎？是故一阐提人，虽断修善，不断性善，若断性善，则终不成佛。诸佛圣人但断修恶，不断性恶，若断性恶，则不能现秽恶世界，折伏众生。此性修之关，所当洞达。既不能离性以起修，亦不得废修而言性也。

请以水言之。所谓性者，即湿而就下，东流西流者也。所谓修者，即决之东方，决之西方者也。居士欲修净业，可不顾名思义，而审其所以修之之术乎？若其心念念趣贪瞋痴，日深月甚，挽之不回，

①六佛，天台宗所立圆教菩萨由凡夫直至成佛的六种位次，即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即、究竟即。

②告子，战国时人，曾与孟子讨论人性问题。

③如虫御木，指虫子啃食树木，偶尔也会咬出文字的形狀来。



引之不出，发于身口，多与恶相应，则所谓决之东方，终为震旦国中人物。若其心念念厌离五欲，系想阿弥陀佛，愿乐亲近，如子忆母，不为业境之所牵，不为他岐之所惑，则所谓决之西方，定于极乐世界莲华化生，见佛受记。由是观之，见性成佛亦在乎决之而已。若能决之西方，而为西流之水，则必不入三途鼎沸之水，必不杂人天渴爱之水，不混凡夫之浊水，不沾魔外之恶水，不堕二乘之死水，不同权乘之客水，常得理水以润心田，智水以融万行，即此名字位中，而圆合如来之性水。既得与性水合，则会归七宝池中，为澄净、为清冷、为甘美、为轻软、为润泽、为安和、为除患、为增益，而究竟成八功德之圣水矣。西流而极于此，真能尽水之性者欤。

然吾审居士之名与字，是从孟子义也，非告子义也。若夫决择善法，修习令满。决破不善法，修除令尽。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终止于至善之地。是未尝不与告子合，未尝不与宣圣^①合，亦未尝不与西方之大圣人合也。居士其力决之乎！

《首楞严经·势至圆通章》解

《首楞严》一经，说在《法华》之后，实为佛



法堂奥。昔智者判教时，此经未来支那，故唯以《法华》、《涅槃》为后味^②。若令一见，必广有疏释，且判属醍醐无疑矣。奈四依大士^③已灭，古今疏主各兴异见，久如聚讼。后学不具择法眼，靡所适从。至欲尽废疏解，唯看经文，亦过激之论也。及乎以己智寻^④经，又多不能达其旨趣，则终于昧昧而已。试平心论之，众解岂无长处？然不失之乖谬，即失之粗略。间有智识高超出乎其类者，则又借此经发挥胸中创论^⑤。有真能舍己从经，曲顺佛意，则西湖鉴^⑥一疏之外，吾未见其能并美者。孰谓今人必不能迈古耶？或病其主张太过，讥其杜撰不无，纵未能无遗憾，要亦大有功于此经者矣。至于舍识用根、归重圆通之说，则诸佛诚言谁敢不信，此方教体谁敢不遵从？而议之者，皆违经抗佛者也。

现前诸善友既已标心净土，复欲研究此经，甚不易得。然始末无论，只此圆通文中，大有淆讹处。

①宣圣，即孔子。

②天台以五时判教，而以五味配五时。后味，即醍醐味，喻指第五法华涅槃时。

③四依大士，指能令众生闻法开解，修行证果，而堪为依止的四种菩萨。其中五品、十信为初依，十住为二依，十行、十回向为三依，十地、等觉为四依。

④寻，探究。

⑤创论，独创见解。

⑥西湖鉴，明代真鉴法师，著有《楞严经正脉疏》十卷。



若非善读善会者，则所谓醍醐毒药亦不甚远。岂不闻楞严会上，选佛场开，观音登科，势至下第。修净土人于此若不拣辨，何以发此经之密意，而坚后学之行愿耶？但势至法门非此经要义，故鉴师疏中亦引而不发。今则先辨法门，次彰密意。

辨法门者，当知此圣圆通，属七大中根大，以都摄六根故。依此六根而修念佛三昧，有三种不同：一者念自佛，二者念他佛，三者念自他佛。

若念自佛，则与诸圣圆通是同，以根性为所念法门，以旋湛^①为能念方便。如《央崛经》云：“所谓彼眼根，于诸如来，常具足无减修，了了分明见。乃至彼意根，于诸如来，常具足无减修，了了分明知”等。亦如此经，十方诸佛同告阿难：“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唯汝六根，更非他物。”又如祖师云：“在胎名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从上诸祖，如斯指示甚多。此念自佛三昧，具摄一切教义、一切禅宗直指法门，罄无不尽也。

若念他佛，则与诸圣圆通有异，以六根为能念，以果佛为所念，法身虽复一体，我无二种庄严，诸佛福智圆满，成两足尊。念彼果德，不生疲厌，眼



常瞻佛相，耳常闻佛教，鼻常触佛香，舌常称佛号，身常礼佛像，意常缘佛法。六根所注，无非佛境，如是相继，无间无杂。此念他佛三昧，具摄一切《弥陀》、《药师》、《弥勒上生》等经，及莲社一切业行、事想法门，罄无不尽也。

若念自他佛，则与诸圣圆通，同而复异。先须开圆顿解，了知生佛一如，心土不二。托彼依正，显我心性。既不迷性外有佛，亦不执彼土非心。此则开圆解处，与诸圣同。托他境处，与诸圣异。《十六观经》所谓“胜异方便”，今文谓“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以此方便最胜极异故，不更假余方便也。

只就圆顿教中三种念佛三昧，对四种净土，略辨摄生^②大用。惟念自佛者，摄归实报、寂光二种净土，然但能竖入不能横超。又但被利根，不能普摄。又则诸圣所同，不显此门独异，似非势至摄归本旨。今谓正摄念他佛及念自他佛二种行人，归于同居净土，兼复横超方便、实报、寂光。是故文中深明感应道交之益也。

次显经密意者，选择圆通法门，犹如国家用兵选将相似。或推作先锋，或压令殿后殿。后者为正

①旋湛，使意识逐渐澄湛，见《楞严经·大目犍连圆通章》。

②摄生，摄受众生。



选，余则各随常队而已。其推与压，要非无故而然。只如十八界中，必先根、次尘、后识，此常例也。今以六尘居先，而根次之。六尘中必先色、次声，以及香味触法。今以声最居先，而色次之。于六根中，仅列其五，抽出耳根置于二十四门之后。盖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故。以音尘开先，闻根殿后，而独详明之也。虽不显言其故，人已觉之。既归重耳门，一经要旨，排列圆通，法应如是。

然念佛法门，亦逗此方机宜，末世众生须依念佛得度。乃此经方令一门深入，直了自性。若复双选二门，则昧本经旨趣。若令念佛法门直尔混依常队，又失他经广赞之意。故今巧示推压，如军中密令，未许泄漏。盖前于十八界中，明抽耳根为重将矣。今乃于七大中，暗压根大为重将。而此根大，正属念佛法门。既不违他经广赞之宗，仍不乖此经用根之义，可谓至巧亦至密矣。夫七大次第，曰地水火风空见^①识。见即是根，本应根先识后，今移识居第六，而以根大殿后，亦如十八界中之耳门也。

又于前五大中，推火大作先锋，而以地水风空次之，此有两意：一为当机堕淫起教故，以多淫召火，警多闻人先除欲漏也。故文云：“说多淫人成猛火聚”，乃至“化多淫心成智慧火，诸佛呼我，名为



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愿为力士，亲伏魔怨”等，明以警之也。一切经律中皆以不杀为首戒，此经则以不淫为第一决定明诲；于三缘中，亦以欲贪先于杀盗，均此意耳。二为末世对治重障，以烦恼虽多，惟淫欲为生死根本，最能障往生法故。令行人观凡夫身内淫火，即如来藏性空真火，循业发现，深观得悟，成智慧光。非唯不障往生，且能将送行人托上上品。所以《净名》赞淫怒痴，以其体即藏性，而染净功用在反掌间耳。故以火头居先，亦如十八界中之陈那也^②。

今请历观诸圣，除此二先锋，二重将外，余皆一依常例，次第不紊。可见二十五圣起座之时，诸大弟子结集之际，一威一仪，一起一止，皆有深意，悉符教义。以粗心遇之，又安可得耶？然则观音虽独登科，势至岂全下第？但于观音则明选，于势至则暗选耳。良以圆根别人，故明选；诸根总摄，故暗选。此方教体故明选；此土有缘，故暗选。通益

①见大，见即眼根的见性，统指六根觉知之性，故又通称为根大。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修念佛三昧，而证入圆通，在二十五圆通中居第二十四，为七大之殿后，即所说“二重将”之一。

②火头，即乌刍瑟摩，因化多淫心成智慧火，得入圆通，在二十五圆通中居第十八，为七大之先。陈那，即憍陈那，又作憍陈如，因闻佛说四谛之法，以音声而证入圆通，在二十五位圆通中居初，为十八界之先。此二种圆通，即所说“二先锋”。



当机时会现未众生，故明选。别益恶世法末时不见佛众生，故暗选。虎榜高题处，人所共知；朱衣暗点时，人所不觉。故曰大有淆讹，须善读善会也。

或曰：既是密意，何得泄漏？

曰：《楞严》选佛场中，揭榜已二千余年矣。此时若不明破，密将焉用？

或又曰：诚如子言，则文殊说偈选择时，岂亦不知密意？何不遵前例一概都拣耶？

曰：诸圣自陈，各说第一，故寄推压，巧示密机。若承敕正选时，一依前轨，何得成密^①？然但声尘、火大准归常次，以此二门别意助显，非本所归重，故不更推出。至于势至法门，仍顺长行，置识大后，为二十四门之殿，未始不遵也。且既令专选一门，何得不拣势至？观其拣辞，仍与诸圣不同，但曰：“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意谓彼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此相继之念，既属行蕴迁流，亦生灭法。以此为因，欲往生见佛，谁曰不可？今欲现证不生灭圆通，则因果不符，何能克获？此拣现获圆通为难，非拣往生后益也。其余诸圣，单念自佛，唯属现修现证，故拣则全拣，以不逗此土机宜，不合此方教体故也。有志修证者，亦可以深长思矣！

然此为信力未坚者说，若果深信净土，纵令《楞



严》独贬势至，亦自不疑。何以故？以他经广赞故，曰“不可思议功德”，曰“世间难信之法”，曰“一切佛护念”，曰“无上深妙禅”，曰“胜异方便”，曰“三昧中王”。多处极赞，既不生信，一处乍贬，何辄生疑？而况曾不独贬，而况复示暗选乎？奈末世众生读此经者，既不能依教从耳门深入，现证圆通，偏于念佛法门，好起疑惑，乃至破他净信，障他善行。薄福少智人，往往习气如是。故兹约法依经，曲为辩析，不自知其辞之丛沓也，岂得已哉！

旅三字说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若贪著生爱，则为所烧”。故先佛世尊方便劝谕，引之令出，以此宅中众苦充满，难可安居也。藕益大师《净信集》云：“自寂光真性，翳于五住尘劳，而一切含识，鲜有恒居。虽四禅四空及方便土，亦属旅泊。”旅之时义大矣哉！

①所说“前例”、“前轨”，即《楞严经》中二十五圣各述圆通的顺序。随后文殊菩萨奉佛嘱，对二十五种圆通选择取舍，作《选圆通偈》，偈中声尘居于色尘之后，火大居于地大、水大之后，与一般常例相同，而与前面二十五圣各述圆通的顺序有异，唯有六根中的耳根、七大中的根大，仍与前各述圆通的顺序相同，不依常例，因此说念佛圆通为“暗选”。



夫旅者，以行旅之人，次^①于旅舍之谓也。旅必有伴，亦必有处，亦必有其本业。今旷观三界之中，同一旅也，而人异其业。业本既异，而处与伴亦殊焉。慨自有识以来，经尘沙劫波^②，积骨逾于富罗^③，饮乳过于溟渤，于中矜彘之状，飘泊之苦，有不可胜言者。时而与狱种为伴也，则恶逆为其本，有间无间是其旅处；时而与鬼趣为伴也，则慳贪为其本，旷野山泽是其旅处；时而与畜类为伴也，则愚痴为其本，水陆空界是其旅处时；而与修罗为伴也，则瞋慢为其本，须弥大海是其旅处时；而与人道为伴也，则纲常为其本，四洲诸国是其旅处时；而与欲天为伴也，则戒善为其本，地居空居是其旅处；时而与色无色界为伴也，则禅定为其本，四禅四空是其旅处。方其旅也，随处而著，不知其旅也。嗟乎！故乡之梦，尚自朦胧。客次之居，岂为究竟！是非托安养以横超，悟寂光而上彻，又孰能外乎旅义也哉！

天都汪润生居士，法名性净，别字旅三。去家游学，有年矣。晚居琴川，有令嗣，长于才，夙柄家政，故居士得不为家累。虽厚栋华轩，可以逸老，以居士视之，萧然若寄也。居士恒长斋事佛，以淡泊无欲为养，以操修问道为兢兢。康熙乙卯岁，仲秋之朔，乃其七十揆辰。诸亲友故旧，争为文以祝



之，诗以颂之。居士谢而弗视，视亦不审，曰：“徒周章乎耳目耳！与其谀言之来以沽吾名，孰若法言之及以裨吾心！”爰以旅三之字，而请说于予。

予思居士既旅乎三界，是得其旅之大者也，岂天都琴邑云乎哉？然吾窃观夫居士之邦人族士，类多操奇赢^④，走四方。其于旅也，惟获其利，未尽其义也。今居士旅于斯，设有人焉，告之以猗生煮海之谋^⑤，进之以郭氏治山之策^⑥，吾知居士必掩耳而去之矣。独兹七旬介寿之期，乃能却朋樽而不顾，置性鼎而不御，访予于枯澹寂寞之滨，咨予以异世乖俗之，可谓真淳未散，大朴犹存。其几于道者乎？曰：犹未也。

夫既曰旅三，则一切法趣旅，更无有法过于旅者。所谓随处而著，不知其处，理性旅^⑦也；了此三界，同为逆旅，本业处伴，各各差殊，名字旅也；知其非家，不住不著，于粗敝境，不生贪恋，观行旅也；

①次，旅途中临时驻扎和停留。

②劫波，劫的异译。

③富罗，即指毗富罗山。《涅槃经》云：“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罗山。所饮乳汁，如四海水。”

④又作“操奇计赢”，指商人通过积储、贩卖奇异稀有之物以获利。

⑤战国时鲁国人猗顿，以经营盐池致巨富。

⑥战国时赵国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为巨富。

⑦理性旅，指天台“六即”中的“理即”。后文中的命字旅、观行旅、相似旅、分证旅、究竟旅，亦同此。



客尘烦恼，方便折伏，悠悠旅梦，仿佛欲醒，相似旅也；不离法界，随寄尘寰，哀此旅人，尽力津济，分证旅也；是朽故宅，属于一人，我常在此说法教化，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隐，究竟旅也。苟不达此义，则于邮亭、传舍^①，误认家乡，诸所谋求，无非火宅中事。又或畏此旅途多诸苦难，归心孔亟，去不还来，将使六字同昏，四生奚赖？若此者，皆无当于旅义也。

然则居士之在今日，惟当以安养为归宿之地，毋终为堪忍之旅客。若夫华开见佛，获证真常，又当眷此娑婆，再来侨寓，将护众伴，诱掖群迷。更于异域殊方，分身应迹，往来三界，终不疲厌。斯为究竟旅人，庶不虚居士立字之意矣！

观佛毫相法

《观无量寿佛经》云：“若欲生西方者，当观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又云身相众多，不可遍观，须从一相好入，谓专观白毫一相，待观成熟，余相自然显现。毫长一丈五尺，周围五寸，外有八棱，中则虚通，仿佛如琉璃筒，在两眉中间，表中道也。

^①邮亭，古时传递文书的人沿途休息的处所。传舍，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



右旋宛转，白如珂雪，莹净明彻，显映金躯。依此想时，令心坚住。心若昏散，制令明静。盖明则不昏，静则不散。当知明静是止观之效，定慧之体，亦即心之本体。止观是工夫，定慧是因行，明静是功效。明静之极，顿合本体，若至果上，即成福智二种庄严也。

今身心寂定，止也。观佛毫相，观也。毫相历然，明也。坚住不动，静也。所谓托彼身相，熏我心性，观智若成，自然显现，正此义耳。然欲修此观，须了万法唯心。经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故知弥陀毫相，自是我心本具。定中所现，亦是我心造出。是心作毫相，是心是毫相，不从他得，不向外来。如是了达，方名如法修观也。总之，能观观智为一心三观，所观毫相是一境三谛。何以故？定中毫相，虽现在前，皆想念因缘，无实性相。此因缘所生之法，法尔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无因性，四性皆空，故无实性。而此想念所生毫相，非惟性空，相亦叵得，如镜像水月，故无实相也。性相无实，故即空即真。随念能见，故即假即俗。即假即俗，故非真空。即空即真，故非俗假。此则作是一念，遮照同时，离即离非，是即非即，故为三一圆融，不可思议中道



观境也。全谛发观，观还照谛，境观不二，唯是一心。

故古德颂云：“境为妙假观为空，境观双亡即是中。亡照何曾有前后，一心融绝了无踪。”此颂影略，须略释其意。言境为妙假，则空与中在其中矣。不具空中，焉称妙假？言观为空，则妙空也，而中与假在其中矣。言境观双亡，则双照在其中矣。双亡即非空非假，双照是即空即假，二边不著，亦复不离，故即是中道。而下二句，即言亡照同时，一心融绝也。盖境虽具三，既属所观之境，但称妙假。观虽具三，既属能观之观，但名妙空。境观虽各具三，既用双亡双照之妙观，冥合双非双即之妙境，但是妙中。由是举一即三，言三即一，三一非同，三三非异。不可以意识思量，不可以名言分别，故曰“亡照何曾有前后，一心融绝了无踪”也。境观圆融妙理，以四语总摄无遗，透此妙伽陀，胜读台宗书数百卷。然非明了一心，淹贯台教者，恐未易透也。

经云：“但闻白毫名字，灭无量罪，何况如法系念。”释迦如来金口垂示，天台智者劝令专修。近代唯幽溪大师，常修此观。今净业行人，苟能一心持名，往生可保。兼修妙观，则托品必高。利根上士，胡不勉而行之。



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式

虞山普仁院净业比丘行策定

事例

择清净广厦，以为七堂。中奉弥陀圣像，悬诸花幡，然灯烧香，七日不绝。但以香光庄严，如法供养，不用蔬果赞吹等。堂中左右，各设长桌一张，亦用香炉供具严饰之，桌外各设坐椅四张。中央向佛设长桌一张，与左右桌齐，两横离一二尺许，可通出入。桌上供疏文一道，大炉一座，花烛供具，须令相称。桌外放蒲墩四个，左右近壁。若无禅床，则多设坐位，以便随班退坐。

其同行净侣，定十二人，分为三班，每班四人。首位司引磬，记持佛号，以千声为度；次位司小鱼；后二位司巡察，见班中昏散者警之。中央面佛，为第一班，近西一人为班首，即是七主。右边东向，为第二班，近上一人为班首。左边西向，为第三班，近下一人为班首。佛前上下两长桌上，各置引磬小鱼一副，用过随放桌上。



凡七堂施設，須于隔宿，事事周備。同七緇素亦須隔日齊集，沐浴已，預請主七師，分班定位，教示演習。每班繞佛百聲，即歸位換班。于旋繞中間，暮鳴大魚六下，以代食梆。三班如法出堂，乃至齋堂旋念，止魚接板，結板接佛，歸堂旋坐。一一指教明白，令眾委悉。以期中戒語，不便指授，故須預習也。習已，各自至誠禮佛，求佛加被，令七晝夜中所作成辦，不起內外魔障。事畢早息，毋致疲勞。

第一日，五更報鐘鳴，眾起盥漱畢，用湯點，入堂。主七師鳴引磬，禮佛三拜，各依位立定。舉《香贊》誦《阿彌陀經》，聲須和緩。《往生咒》三遍，起《贊佛偈》，即稱佛名。中班鳴引磬二下，問訊旋繞。左右班，乃端坐默隨。若昏散重者，當微動唇齒，庶免坐忘間斷，并落昏沉無記性中。其神氣清明者，當閉目靜聽，一心緣佛，使心中佛號，朗朗如貫珠，不雜不斷。

首班旋繞畢，仍于下邊立定，于“陀”字上鳴引磬一下。次班即從座起，從容出位，于佛桌邊一行立定。首班復鳴引磬一下，又四五聲佛後，于“陀佛”二字上連鳴兩下，即止佛問訊，就右邊空位坐。次班接佛問訊，旋繞如前。佛號畢，仍于上邊立定，



三鸣引磬。末班起座出位。于下边接佛旋绕，一如前式。次班复就左边空位而坐，默随佛号。

如是三班，周而复始，从旦至暮，佛声不绝。每称念一千，默随二千；旋行一千，安坐二千。庶几身口弗疲，劳逸均等。凡旋绕毕时，但看无小鱼桌边，方乃就立，则上下永无误差矣。十二人外，不论缙素多寡，亦分三班，行则随行，坐则退坐。

斋堂铺设圆位三面，长桌相接。唯下方中央少空，通行堂出入。四面近壁，皆可回绕（设位本方，而日圆者，取周匝回旋之义也）。三时粥饭外，午前加食一餐，蔬菜止二簋，两人共之。每食，行食毕，鸣梆六下（表南无阿弥陀佛）。堂中闻梆声，不论何班旋绕，如常旋念，至疏桌边，班首置数珠于桌上，取引磬鸣二下，问讯（若佛声太急，即于此时改鱼缓念）。左右班起立，同声称念。班首带引磬，从中路向佛旋行，仍从中路出堂。若首班在前，余两班次第随行，须待本班缙素行尽，次班方可接行。若值中班在前，则末班随行，首班居后。若末班在前，则首班随行，次班居后，不得越乱。

到斋堂，右旋一匝，候末位到齐，班首即鸣引磬一下，止鱼停佛。缙素随所到处，就位坐定。不



得推前逊后，不得抽身离位。随坐随食，不用问讯、念诵、出生等。旁悬板椎一副，预令沙弥立板椎边，候小鱼停止，接板念佛，每声鸣板二下。众等食时，一心缘佛，不可须臾放逸。食讫，班首于“南”字上，鸣引磬一下，沙弥即于“陀佛”二字上，连击二下。结板，众齐出位，亦不问讯，即起佛右绕归堂，一依前次。班首行至本立处，鸣引磬二下，问讯，置于桌上，仍取数珠绕佛。余班归原位坐。其左班西向者，须顺旋至桌边，从末位进，毋直归，毋逆行。凡归位、出班，及有事出入，并须安详徐步，毋得踉跄疾走。

入夜日光初暝，供疏桌上，亦然长烛。此后约每班两回旋念六千佛竟，更俟下班接佛旋行时，七主出位，鸣引磬一下，堂众皆起，同声旋念，不复论三班缁素次序。但约旋念十数匝，后七主于下方中央，面佛立定，三鸣引磬，结小鱼一阵止佛。众皆面佛，鸣引磬，同念《发愿偈》云“弟子众等，至心发愿：愿命终时神不乱，正念直往生安养，面奉弥陀值众圣，修行十地胜常乐。”

于末后三字，缓鸣引磬三下，即礼佛三拜，归单就寝。众等尔时尤宜防护三业，正念寢息。不得



作余事，说余语，起余杂想，亦不得礼余佛，诵余经咒。纵有恒课，终身不缺者，亦皆停止，宁于七日后追补之。不然则未免间断夹杂，又乌得称为七日持名，一心不乱乎？

寢息后，两炷官香将尽，香灯师预通厨房，办面水汤点，即鸣报钟。此后六日，入堂礼佛已，即起《赞佛偈》，不诵经咒，余皆如初日。

行持期中，请定护七师二人，为一期外护。凡缙素随喜，毋令入堂。唯专为念佛来者，乃导之使入，礼佛三拜已，即送随班旋念，或送左右班后，不得揖众共语。若未满期欲去，亦但礼佛而出，不用别众缙素。于七前预到，发愿终七者，必须终竟一期，不同随喜之例。倘年高有疾，力难支遣，可密启护七师，乞其写帖，转达七主。或旋行时少坐，或入夜后早息，当破格方便之。

次立监值师一人，众中有违约者，即登名记罚，不可放过。

次安香灯一人，行者二人。香灯司炉火香烛之事，遇烛暗则剪，香尽则换，众赴斋则守堂不出，众就寝则看香定夜，须老成者充之。若疲乏时。愁与监值师，更换寢息，不可失事误众。行者司茶水、



洗沐等事，午前行茶两次，午后不拘次数，入夜复行一次。每行毕，随收器荡涤，俟旋念班坐定，还须补行。凡盆水浣濯，众所需待者，皆当尽心供办。护七师须随时经理，毋令懈怠。

满七之日，入夜六千佛竟，更俟下班接佛后，主七师如常鸣引磬，三班同起，旋念五百声佛。主七师于佛桌东首，向佛立定，鸣大磬一下，众皆面佛。鸣第三下时，随接钟鼓一通，鸣大鱼。跪称观音、势至、清浄海众各十声，如晚课例。《小净土文》，回向，礼佛十二拜，菩萨三拜，三自归毕，随鸣大磬一下。众相向侧立，主七师至下方中央，展具礼佛长跪，众称南无大乘常住三宝。护七师宣疏毕，仍鸣小鱼，诵《往生咒》送疏，不拘遍数。结咒已，念《发愿偈》，问讯，回至佛前。众同展具作礼三拜，收具问讯。鸣引磬，引众出堂，诣主七师室中礼谢。主七师同众，至护七师处，及诸职事师处，巡察叙谢讫，然后归堂圆礼，为一期事竟。



罚例

罚有三等：上罚钱百文，中罚五十文，下罚十文。不论钱之贵贱，准此为式。堂中悬水牌一面，置笔砚一副，有应罚者，监值师随书牌上。书已，持示本人令知。俟期满，结算某某罚钱若干，仍令本人买香供佛，或放生命。若无钱者，罚持《往生咒》，每咒十遍，准钱一文。

期中第一禁止语话。不论堂内、堂外，未起佛前，已止佛后，但有犯者，一上罚，三犯者出堂。若有不得已事，必欲语，可密告护七师，一两语即止，若多语、高声语，罚同。

凡欲抽解、著衣等，竟自起身，事毕速还。托事在外延缓者，一下罚。若私人寮舍，坐卧片时者，上罚。

有事欲出堂，须甲来乙去。甲若未还，乙须少待，或时事迫切，亦得两人并出。若四人中，两人已出，第三人复出者，一下罚。随班后坐者不拘。

旋绕未竟，不得越班而出，须待归位坐定，方可抽身。若越班出者，缙素同一中罚。

上班绕佛将毕，下班不得离位。若非时出堂，



以致临班不到者，一中罚。

随班缙素当旋绕时，非年高有疾，禀白在前，辄自坐立者，一下罚。

若安坐时，性不耐坐，混入他班旋念者，一中罚。

数数出入者，一下罚，除有疾。

出班归位，及出堂入堂，并须威仪庠序。踉跄急遽者，一下罚。

堂中行动，左旋梗众者，一下罚。

冲班出入者，一下罚。

香灯师不在堂，遇烛暗香尽，左右班中首末四位，或后坐众，俱得暂起代行。唯旋行缙素，不得剪烛添香，伫立妨后，违者一下罚。

三班缙素中，有不善随鱼者，临班须默念，或低声念。若高声乱众者，一下罚。护七师当引至僻处，密启令知。

入夜止佛后，须随众安寝。若更礼佛持诵，作余功行者，一中罚。香灯师应劝止，若不听，方白监值师记罚。

食时赴斋堂，随行两班，前后失次者，二班首各一中罚。

斋堂食毕，起身抽解者，一下罚。

定夜失时，致入堂后，三班旋念未满一回即天



明者，香灯师一下罚。入堂辄晓者，一上罚。或昏睡失香，失之太早，致众疲乏者，一中罚。

监值师随时随处，当为众勤察，依式登记。若屡犯不知，或虽知不记，罚同本人之例。

凡同七护七诸师，于未起七前，并须熟规式。次将罚例录出，粘客堂前，有后到缙素，先令细览条约，方送入堂。或不解文义，当与摘要说知。若造次引送，以致入堂昧昧，动辄犯约者，护七师一下罚。

此三等罚，其计二十三条，今开明记罚式如左：

犯不语禁，一上罚。

多语，一上罚。

高声语，一上罚。

私人寮舍坐卧，一上罚。

定夜失时，一上罚。

越班出堂，一中罚。

非时出堂，一中罚。

乱班旋念，一中罚。

入夜别作功行，一中罚。

随班失次，一中罚。

定夜失时，一中罚。



托事久出，一下罚。
接踵出堂，一下罚。
临班坐立，一下罚。
数数出入，一下罚。
行动急遽，一下罚。
左旋梗众，一下罚。
冲班出入，一下罚。
伫立妨后，一下罚。
高声乱众，一下罚。
食毕先起，一下罚。
造次送人入堂，一下罚。
定夜失时，一下罚。

如上条例，事在必行。盖欲制止放逸，助成胜行，非好为烦刻也。行者当念一生悠忽，止此七日精进，各须激切奋勇，不惜躯命。无论行住坐卧、饮食、便利，一句洪名，当如呼吸不断，不可斯须停止，俄顷夹杂。既欲一心不乱，大非寻常念佛可比也，思之勉之。



疏文

封面写：念佛七期回向发愿疏

秉教修净主七沙门某甲具缄

伏以一心圆净，即五浊而不违清泰之乡；三界横超，虽九品而岂隔庸凡之位。融胜三昧于性海，转第一义谛于口轮。道在人宏，佛随机应。

大清国某省某府县某寺苾刍某甲等，即日熏沐，投诚稽首，归命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文佛、极乐世界接引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一切圣贤，同赐慈悲，俯垂证鉴。

切念弟子某甲，与现前众生等，生逢劫浊，报属凡躯。三业六根，既无罪而不造；五趣八难，亦无苦而不尝。暗识相传，曾未觉悟。死生浩漫，解脱何期？所幸宿植微因，得生正信，早入弥陀愿海，专修净土法门。祈宝域以栖神，托花轮而送想。用是依经立轨，准教崇修。谨于今月某日为始，启建一心精进念佛道场七永日。于中严饰堂仪，肃分班次，执持圣号，终食无违。存想洪名，须臾不离。以斯功德，回向往生。惟愿阿弥陀佛慈悲摄受，与诸圣众，亲



垂接引。必令诸根寂静，正念昭彰。须摩境现于目前，金色花敷于舍报。如经所说，愿悉不虚。

又愿以此七日精进功德，普令众等，断七支恶，灭七遮罪，除七慢障，离七秽行；游七宝池，布七净花，具七辩才智，演七菩提分，超七方便位，证七常住果。

又愿以此三班净侣、十二僧伽，和合修持，所生功德，普令众等，绝三恶道，转三重障，净三聚戒，历三乘位，越三界而长骛，冠三辈以高跻，深入三解脱门，圆发三如来藏。

又愿众等，得成佛已，坐道树下，三七思惟，为诸众生说三乘法，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广说三世十二支因缘，流转还灭，逆顺法门，究竟同趣萨婆若海。

又愿于此七日之中，若缁若素，若远若近，若久若暂，若来若去，乃至执劳运力，随喜见闻，咸出苦轮，俱生乐国，共睹须弥毫相，同瞻法界藏身。

又愿众等，既得往生安养，亲近弥陀，乃至一切如来悉得承事，一切佛土悉往庄严，一切善友悉能随顺，一切法门悉得通达，一切众生悉蒙度脱，一切行愿悉获圆成。

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仰愿三宝证知，令我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附：普仁七日念佛记

金善

丁巳春大士圣诞，虞山之北普仁禅院，依弥陀经教，起七日念佛新规，爰集净众，不拣僧俗。其主则普仁大师，号截流道人者。其道场外护，则身叶师、古衲师也。其同行缁侣，则越海、在闲、慧如、湛月、慈宏、海目、德容、越祇、尚法、再应、可尊也。其遥闻法，溯水来虞，则娄东两僧鸣谷、定慧也。其居士则汪旅三、翁凤蕤、顾公臣、金水若、陈千顷、赵存湖、翁子余、翁康成、沈诞先、夏子彝也。念佛为往生捷径，观音乃西方导师，故取诸二月十九也。

其法则选僧十二，分三班，每班四人，各有所司。十二人外，不论缁素多寡，亦分三班随其后。一班旋绕，则两班安坐。食时赴斋堂，依次无敢紊，坐定，佛声初歇，小沙弥击板念佛以继之，使一句洪名，不绝于心口耳间。夜分略睡，闻钟声鸣齐起。凡左行者罚，越位者罚，相语者倍罚，盖严若军令焉。

是日也，汪旋三等数人先在，予后至，闻堂中佛声琅琅。护坛师导之而入，但礼佛，不许揖众，



辄随班行。已而退坐，或默随佛号，微动唇齿，或闭目静听，而以心随。余人后至者亦如之。

念佛之声，时而和缓悠扬，如一气呼吸，绵绵不断。至其声之振疾，则又如猛将追敌，不尽灭不止。使杂妄无间可乘，众魔无路可入。当其风雨晦冥，众音振响，不复知山头雾起，殿宇云封。及天朗气清，则松风谡谡，涧水潺潺，无不与念佛之声相应和。至若鸡声唱彻，灯火荧荧，曦旭方升，香烟缭绕，晓焉而念佛也。山光乍暝，林谷幽翳，众籁寂然，梵音独举，暮焉而念佛也。或则神意怡悦，一尘不染，四字孤存，此真能一心不乱者。其或矍然奋发，神若驰而心欲止，此期于一心不乱而未能者。更有信愿已坚，胜缘欣遇，尘事敦逼，魔障多端，暂尔依班，寻复离位，咨嗟悔恨，不获终斯七日者。我大师度生方便，慈诲真切。众等信西方之可至，幸日夕以追随，知洪号之难思，因称扬而感涕。

嗟乎！石火电光，人生百年，犹七日耳。以七日而供尘累，尘累何时了？以七日而要净土，净土必可期。况百年之内，其为七日也甚多。而刹那异世，其为百年也又绝少。人知百年之莫期，而不知此七日之难遘。又惟知百年之虚度，而不知彼七日之浪掷，悲夫。



附录 行策大师传记文献六种

(一) 清超永《五灯全书·普仁截流策禅师》

举乾峰示众“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因缘。师拈曰：“二大老却似昆仑儿撞着波斯子，辊入大洋海里，一吞一吐，一出没，手脚交加，甚生光怪。还有人鉴得出么？若鉴不出，只是个盲龟跛鳖。”

又举药山一日问饭头：“你在者里多少时？”头曰：“三年也。”山曰：“我总不识你。”其僧愤然而去。拈曰：“者僧三年苦行，劳而无功。药山一期慈悲，却成多事。虽然，心不负人，面无惭色。”

（箬庵问嗣）

(二) 清翁叔元《净土约说·后跋》

净土法门自云栖灭度后，江浙间嗣响寥寥。常熟有普仁寺，陆吏部胥仲尊人所修葺也。金坛有净土寺，李户部肖岩昆季舍宅为院者也。卓锡于两地者，有截流、身叶、霞标、鹤臞四大师，皆具大弘愿，



以念佛法门倡导后进，精勤勇猛，学者翕然宗之。

截公回首后，有孙状元扶桑先生之长君翰臣，为冥司勾摄，死去一昼夜，醒而言曰：“吾拘系阎罗殿下，黑暗中忽睹光明烛天，香花布空。阎罗伏地迎西归大师，即截公也。吾以师光明所照及，遂得放还。”同日有南关外吴氏子病死，逾夕复活，具言所见，亦如孙子言。

（三）彭希涑《净土圣贤录》

行策，字截流，姓蒋。父全昌，宜兴老儒也，与憨山清公为友。憨山既示寂之三年，为天启六年，一夕，全昌梦憨山入室而生子，因名之曰梦憨。及长，父母相继逝，发出世志。年二十三，投武林理安寺箬庵问公出家。胁不至席者五年，顿彻法原。问公化去，策住报恩寺，遇同参息庵瑛师，劝修净业。又遇钱塘樵石法师，引阅台教。乃同入净室，修法华三昧，宿慧顿通，穷彻教髓。康熙二年，结庵于杭州法华山西溪河渚间，专修净业，因名所居曰莲柎庵。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倡兴莲社，学者翕然宗之。著《劝发真信文》曰：

念佛三昧，其来尚矣。虽曰功高易进，而末世行人，



罕获灵验。良由信愿不专，未能导其善行，以要归净土故也。今既广邀善侣，同修净因，若非谛审发心，宁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预斯法会者，须具真实信心。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正眼观之，较他一阐提旃陀罗辈，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岂为真实？

所谓真信者，第一要信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觉性无二。我虽昏迷倒惑，觉性未曾失。我虽积劫轮转，觉性未曾动。故曰一念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弥陀是究竟佛。性虽无二，位乃天渊。若不专念彼佛，求生彼国，必至随业流转，受苦无量。所谓法身流转五道，不名为佛，名为众生矣。次要信得我虽障深业重，久居苦域，是弥陀心内之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远在十万亿刹之外，是我心内之佛。既是心性无二，自然感应道交。如磁石吸铁，无可疑者。所谓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也。

具如上真信者，虽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回向西方，庄严净土。何况持斋秉戒，放生布施，读诵大乘，供养三宝，种种善行，岂不足充净土资粮。唯其信处不真，遂乃沦于有漏。故今修行，别无要术，但于二六时中，加此三种真信，则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



又尝起精进七期，作文以示众曰：

七日持名，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也。但不缓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著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句洪名，绵密不断，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乱，亦不沉没。如是持名，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矣。

若能体究万法皆如，无有二相。所谓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净秽不二，苦乐不二，忻厌不二，取舍不二，菩提烦恼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是诸二法，皆同一相，一道清静。不用勉强差排，但自如实体究。体究之极，与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吃饭，总是三昧。嬉笑怒骂，无非佛事。一心乱心，终成戏论。二六时中，觅毫发许异相不可得。如是了达，方是真正学道人，一心精进持名也。

前一心似难而易，后一心似易而难。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后一心者，上品可阶。然此两种一心，皆是博地凡夫边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学。同堂缁素，各须勤策身心，近则七日内，远则一生中，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纵不克证，为因亦强，花宫托品，必不在中下矣。

居普仁十三载。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时有孙翰者，病死，一昼夜复苏，曰：“吾为冥司勾摄，系阎罗殿下。黑暗中，忽睹光明烛天，



香花布空，阎罗伏地，迎西归大师。问大师何人，云截流也。吾以师光所照，遂得放还。”同日，有吴氏子病死，逾夕复活，具言所见，亦如翰言。（《余学斋集》、《净土约说》）

（四）民国俞谦《新续高僧传·清虞山普仁院沙门释行策传》

释行策，传字截流，姓蒋氏，宜兴人。父曰全昌，翩翩老儒，颇耽内典，与憨山清相友善。清已寂三年，昌复梦其杖锡而来，入室听然，俄而生子，小字梦憨。策既长，父母相继逝，始有志出世。年二十三，投武林理安寺，依箬庵问公五载，胁不至席，顿彻法源。住报恩寺，遇息庵瑛，劝修净业。又遇钱塘樵石法师，引阅台教。乃同入净室，修法华三昧，宿慧淹通，穷究教义。康熙二年，结庵于杭州法华山西溪河渚间，专修净业，因名所居曰莲柎庵。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倡兴莲社，学者翕然宗之。寂于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时有孙翰者，病死一昼夜，忽苏，语人曰：“吾见阎罗伏迎西归大师，问之为截流。吾以光明所烛，遂得放还。”同日，有吴氏子者，亦病死复活，具白所见，并如翰言。



（五）民国印光大师《莲宗十二祖赞颂·清十祖虞山普仁行策大师》

阐扬净土，恳切少俦。以深信愿竭诚修，心佛两相投。万念俱休，决定出苦丘。

憨山宿愿尚未酬，故复示生作截流。呵斥修人天福者，直是阐提旃陀俦。佛我心性原不异，佛是已成我未修。欲得心佛两无差，当向忆佛念佛求。

（六）民国如岑《思归集》

截流大师，莲宗十祖也，讳行策，宜兴人。二十三披剃，专修净业，常住杭州之西溪等处，大阐莲宗，弘化殊胜。复撰《莲藏集》《净土法语》等书行世。康熙二十一年示寂，年五十五。时有孙翰臣，及吴姓子，同日病亡，一日夜，复苏，各曰：“吾为冥斯勾去，系殿下，忽睹光明彻地，香花漫空，冥王伏地，迎西归大师，视之，即截公也，吾以光照，遂得放还。”

师云：“持名贵在一心不乱，无间无杂，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也。但不缓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号，历历分明。著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句



洪名，绵密不断，犹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乱，亦不沉没。如是持名，可谓事上能一心精进者也。今时净业学人，终日念佛，忏罪，发愿，而西方尚遥，往生不保者，无他，盖爱桩未拔，情缆犹牢故也。若能将娑婆恩爱，视同嚼蜡。不管闲忙动静，苦乐忧喜，靠着一句佛号，如须弥山相似，一切境缘，无能动摇。或时自觉疲懈，或习现前，便奋起一念，如倚天长剑，使烦恼魔军逃窜无地，亦如红炉猛火，使无始情识，销铄无余。此人虽现处五浊之乡，已浑身坐在莲华国里。又何待弥陀垂手，观音劝驾，而始信其往生哉。”



附录 西方确指

《西方确指》序

丁未夏，过雪山和尚方丈。和尚出一书授余曰：“此宝筏也，且缘起甚奇。”明末时，吴城八友同修玄门，日请乩仙以谈其术。于卒也，有仙至，所谈与诸仙异，因日事之甚狎熟。久之，忽劝以念佛。众问：“念佛可乎？”曰：“善。”众皆称：“南无佛！”曰：“不如是念也。”众问如何？曰：“汝须合掌至心，向西顶礼，念‘南无阿弥陀佛’。”众从之。于是为之微细开示念佛法门，令舍伪归真，求生极乐。始宣示夙昔因缘、菩萨名号，及现异香天花，种种灵瑞。而八人者，皆反其邪修，归于正信。无朽者，八人中之师也。菩萨令往三昧和尚处，受毗尼，圆僧相。和尚始难之，既而见菩萨《月偈》，遂敬礼西方，为之剃度。盖菩萨始至时，众以为仙，指月为题求句。因示以偈曰：“一月光含千世界，分身无量照群迷。当知本体原无二，不动庄严变化机。”始于明崇祯癸未五月二十八日，迄清顺治丁



亥十月初二日，前后共二十四会，所说皆修行要妙。因偈中有“确指正修路”句，遂名之曰《西方确指》。

余读之，身心踊跃，不啻醍醐之滴入焦肠也，因叹奇不已。和尚曰：“余始亦不之信。既而阅之，神采焕发，即欲不信而不能矣。”余曰：“菩萨往昔因中，与八人具有大缘，悲念深故，权巧接引。此岂同于应乩之流？且观菩萨临行，有曰：‘鸾乩之设，本为神鬼所依凭，非大菩萨应化常事。’则是书也，岂可作乩书视也？”

余时即愿刊布流通，广利群有，而因缘未和。迄今己酉春，僧俗道侣，无不踊跃欢喜，愿施资助成。至有读而哭，哭而读，顿舍所爱室宇衣服器具，入深山念佛者。岂非菩萨以无缘慈，摄化众生，不可思议乎！遂与灵曦、慧楫二老师，谋付诸梓。梓成道其始末如此。

时康熙己酉九月既望，古吴净业弟子朗西金锸撰。



西方确指

觉明妙行菩萨说
菩萨戒弟子常摄集

一时菩萨自极乐国来，降于娑婆震旦古勾吴地。
在会弟子，以往昔因缘，得蒙化度。菩萨将显净土
法门，而说偈言：

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议，
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
牟尼大慈父，悲悯众生者，
说所不能说，导彼今后世。
更以异方便，显示安乐刹，
令发愿往生，横截诸恶趣。
由佛阿弥陀，大愿摄群品，
闻名能受持，决定生无惑。
若有大力人，专念心常一，
成就深三昧，现前亦见佛。
今我如佛教，将开化导门，
念尔等迷倒，确指正修路。



是非弱小缘，应具难遭想，
西方万亿程，一念信即是。

菩萨说偈已，令诸弟子朗宣一过。复言：“汝等向来学宗玄术，心溺邪修。我以夙缘慈念深故，来此化导。今已首标西方净土，为正向正修一门。犹虑未能极信，次当说我名号及我所证，令知说是法者，是大菩萨。善男子，我昔因中，以妙湛觉心，照明一切诸所有刹土，众生所同具足。即以觉妙妙觉，觉明妙心，起无量妙行，度诸众生。是故阿弥陀佛，印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汝等从此皈依，更无疑二。”时同会者八人，俱合掌至心，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敬礼而起。菩萨曰：“善哉，如是。”

或问持经咒之法。菩萨曰：“所谓持经咒者，自持其心也，要在直明心地。若止云持得熟，诵得多，又念某经某咒某佛，谓我有大功德。而不能句句销归自性，又不能深解如来妙谛。谓可以获果证者。不见十字路口，若无眼，若无足，若乞妇，若乞男，终日不住口念到夜，计其所持，一岁何啻数十万遍。究竟是残疾者，求乞者，并不曾证得一毫果在。此何以故？只无解无行故耳。故知持是经，即当依是经而修行。又发大愿，或求生佛国，或求明心地，



或发大智慧，或利济众生。俱仗如来广大弘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愿。如是，方为持经持咒念佛。”

天然老僧，以久病不愈，欲入径山待死，投骨普同塔中。菩萨曰：“汝欲住山待死，是无事讨事耳。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耶？不知眼光落地，直伸两脚，任他刀砍斧斫、火烧水浸，与尔无干。乃为他作久远计，亦太愚矣！且此身生时，尚是无益，何况死后？汝今宜简省诸事，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便与汝为好伴侣，大限到时，现身接引，得生极乐。岂不愈入山待死耶？又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汝即久病，亦莫管他愈不愈，但一念一心，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便了。”

僧不二将投师受戒。菩萨曰：“惜哉惜哉！堂堂相貌，表表仪形，不知自反，计其所作与俗人无异。吾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游地狱矣。急宜痛加修省，断恶遵善，上求佛果，下化群生。不可昏昏昧昧，失此有限光阴，自贻万劫之累。至受戒一事，不受则已，若一受，更不得分毫毁犯。当守护清静，如白璧明珠，了无瑕玷，斯成戒品。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勿同儿戏。又若住静参方，更宜亲近善



友，远诸庸劣。亲善则道业易成，近恶则戒行易失。此二语，终身学道之要，慎之记之。”

马永锡兄弟夙世为猎户，一日入山，共杀一鹿，当获短命报。又尝见塔中佛像仆地，扶起安座，礼拜而出，以善因故，再得人身。菩萨先为永锡开示已。永锡惧，求永年之道。菩萨曰：“昔北方妙觉寺，有童子沙弥。年十六时，有一相师，说人生死，不爽毫发，谓沙弥言：‘汝年十八季秋当死。’沙弥恐甚，夜祷于佛：‘愿于藏中赐经一卷，终身受持，以祈长寿。’言已，悲泣不胜。再拜而起，于《大藏》中，随手取得《金刚般若经》。遂书写受持，晓夜不懈，兼持戒精严，了悟玄理。年未四十，道风流播，四众归仰，后至八十坐化。即洛阳微行禅师也，为唐玄宗开元六年事，我所亲见。汝今既怖短命，欲求永命。当依此沙弥，求《金刚》善本，发心书写，勤行读诵，复求解义趣，此内功德也。从今日始，不得更杀物命，当爱如己身，又多积阴德，此外功德也。内外俱修，功德甚大。自能与天合体，而夭寿不二之理立矣，何虑年寿之不永乎？然须慎终如始，如彼沙弥，八十而不怠，方为合道。切莫有头无尾，或行十日半月，一年两岁，便丢手了也。



若果尽形遵奉，先后无间，不遂所求，诸佛及我，俱堕妄语。”

菩萨示陈定崙曰：“汝父子奉行我教，最为难得。但必持志久远，不得便生感应希求之念。将修行二字，正如日用间穿衣吃饭之事方可。”

菩萨示查定宏母曰：“汝夙有向道之念，而未遇正人，深为可悯。今当为汝分别开示。汝往昔为比丘时，力行精进，昼夜不怠。心猛烈故，于静定中，忽起一见，云：‘我何故不能速得成佛？’又一日闻‘诸佛无相，即心是佛’之语，复益邪思，云：‘既诸法空寂，我心是佛，何用修习？’不知此为究竟空理，而非初入法界所易言者。比丘从此竟堕邪见，不复进修，自谓已证大道。所以从迷入迷，沉沦长夜。悲哉众生！求道不遇真善知识，未免陷于罗网，不可不慎。汝今当知，由昔以见邪故，报获五漏。失正知故，复遇邪师。毒螫亲遭，岂得不生恐怖？今应速发正信，至心忆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国土。”

无朽为一友问得寿几何。菩萨示偈曰：

人命如朝露，虚浮无定期。



未能逃梦幻，何必预求知？

复示曰：“且莫为他问日期，到腊月三十日，管取手忙脚乱在。”（是友果以次年腊月三十日疾终。）无朽闻说，遂求开示。菩萨曰：“元柏当知，学道而不明此心，譬如造屋无基，渡水无筏。欲明心者，当微细观究，此身此心，从何而有？既四大虚幻，心将谁寄？身心既幻，世界微尘，了无差别。目前万法，从何处生？从何处灭？若无生灭，则照与能照，两无所依，自见真如寂灭场地。”

勾曲孔生，持斋二十年矣。自念衰老，问死后云何，因泣下不已。菩萨曰：“不须悲泪。但从我说，深信遵行，自有好处安身在。”遂授偈曰：

西方有净土，人天皆所依。

汝能修此门，安隐无惊疑。

沈文州以伤寒名家，适至作礼。菩萨问曰：“寒入心包，当作何病？”答曰：“名中寒。”因喻诸人曰：“汝等但知寒入心包，名曰中寒之疾。若邪入于心，即为殒命之病矣。汝诸人但以身病为病，调之治之。至于心有大病，则不问明医，不求妙药，任其患苦而莫之觉。哀哉！”



陈大心奉教念佛，极其诚至。菩萨示偈曰：

八德池中莲已种，果然一念甚宏深。

滋培虽藉如来力，长养全凭决定心。

又喻诸人曰：“此土有发愿往生者，彼土即生莲华。故作是语，汝等应生深信。”

孙中白好丹术，日久无效，因来会作礼。菩萨呵曰：“老秃今日换这副嘴脸见我么？且问尔金丹几时可成？”答曰：“正尔求成。”菩萨曰：“若成了，千万留却几颗，莫都吃到肚子里去。俟汝见阎罗老子时，好做些人事送送。痴老儿，此事决无你分，不如做你本等去。”孙拜谢。有顷，菩萨又曰：“痴老儿，知得你自己本等么？”答曰：“我求见性，是我本等。”菩萨曰：“汝知此性，为大为小，为青为黄？”答曰：“性无如是等相。”菩萨曰：“然则汝欲向甚处求见？”孙无语，乃发信皈依，愿为弟子，求示法名。遂示以偈曰：

性无大小青黄相，哪有声名任汝呼？

不达此中玄妙处，一言半字总淆讹。

“我今强为汝立名，可曰达本。汝此后光阴，不上七、八年矣。莫负却八百年前三十六载苦行也。”



孙因问：“此身如何结局？”菩萨曰：“结局便结局，又问如何结局耶？”孙乃问：“如何修持？”菩萨曰：“净土一门，能广摄群品。汝问修持，当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便得一了百了。汝无再惑。”

菩萨又喻诸人曰：“从古大圣大贤，阐微立教，皆至精至简。上士闻而悟，中下闻而修，皆归大道。乃后之著述，务为繁言隐说。使凡流揣摩成见，遂至以讹传讹，深入邪僻，抱暗没世，竟不自觉。如达本，因读《参同》、《悟真》诸书，不知法要，曲信讹传，谓为有得。执吝不舍，白首无成，动诸烦恼。菩萨说为真可悯者。是故汝等既识前非，当崇正信。”

一时菩萨将临法会。弟子八人，无朽、常摄、常源、定茂、达本、查定宏、陈定嵩、查定敏，恭谨颀伫，齐唱佛号。忽闻异香，从空中来。众皆欢喜，得未曾有。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知今日之会，有夙因否？昔梁武皇天监六年，我出家于北魏之东都净因寺，为大比丘。因避乱南游，住锡鸡鸣山麓。时尔八人，依我修学，不久以兵乱各散。我越后二载，示寂于武林天竺。后复于唐僖宗朝，为清河献王长



子，亦弃位出家。今尔八人，同会念佛，亦由我发心，正如往昔无异。但尔等去我以来，八百余年矣，仍复飘流未反，真为可悲，真为可痛。今为汝等重加发明所修行业，令速成办，早登解脱。宜各谛听。”

示无朽曰：“汝向者虽从事玄门，而能恭敬诸佛，当知即是夙因。今宜速发深心，精修净业，为诸人唱导，无空掷后此一十三年光景也。付汝偈言：

八百年前有胜缘，今来相遇指青天。
已知本地中秋月，莫向长江觅渡船。

示常摄曰：“汝常持《大悲神咒》，云何而持？”
答曰：“所持之咒，历历分明。能持之心，了不可得。”
菩萨曰：“能如是持，是名真持。有偈嘱汝：

汝持《大悲咒》，应识大悲心。
离名亦离相，以此度群生。

示常源曰：“汝既出家，要须谦下柔和，敬事师长，虚己请益，增长志气。莫只坐云雾中过日。”源不达。复示曰：“汝懵懵若此，可晓得自己的心么？”源无语。乃令诵《准提咒》一遍。源随诵之。菩萨曰：“此不是你心，唤作什么？偈曰：



见初无心，即汝本心。
《准提》一遍，全体分明。

示定茂曰：“汝持《准提咒》，平日须要细密用心。观一切境，若喧若寂，若物非物，若欣若厌，无非此咒现体，即我妙心刻刻流露。如是奉持，必获果证。我亦以神力，助汝成就。当诵我偈：

两行秘密，即汝本心。
莫谓法少，是法甚深。

问达本曰：“汝将云何？”答曰：“欲明心。”
菩萨曰：“得无口头话否？当勤念佛，其功十倍。亦示汝偈：

心外无佛，佛即汝心。
深信不惑，一念无生。

示查定宏曰：“汝持《金刚般若》，当知有七不持。所谓心昏散不持，有过犯不持，人不净处后不持，饮酒后不持，人扰不清净不持，有事将作未作不持，心别有记忆不持。若坚意受持，应离此七。诵至纯熟，即于观心中持之。果能如是，则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佛有诚言，汝须保任。复与汝偈：



《般若》一经，功德无尽，
拔妄想根，脱生死病。

示陈定崙曰：“小人之为恶也，惟恐人知。君子之为善也，亦惟恐人知。汝当以君子慎道之心，而作佛事。更有偈曰：

勿贵人知，勿希天应，
恒一其心，必坚必正。

示查定敏曰：“汝未及弱冠，已知向道，可验夙因。今为汝命名曰敏。敏有聪、勤、妙、捷四义。聪以除汝暗，勤以励汝怠，妙以开汝慧，捷以发汝废。汝当顾名思义，莫谓菩萨徒与尔一个字也。复示汝偈：

汝年正幼，当学孝弟，
以是持身，毋惰其志。

是日陈大心后至。菩萨问曰：“汝云何修持？”答云：“惟修净土。”菩萨曰：“舍此别无胜门矣。嘱汝一偈：

道无他说，唯心而已。
莲胎始成，专精勿二。



菩萨曰：“所示净土一门，真诸佛心宗，人天径路。今汝等虽求往生，若发愿不切，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徒劳无益也。我昔于晋明帝时，受贫子身，为贫苦故，乃发大愿云：‘我以夙业，受此苦报。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丧身，终不退息。’誓已，七日七夜，专精忆念，便得心开。见阿弥陀佛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我于佛前，亲蒙授记。后至七十五而坐脱，竟生极乐。后以度生愿重，再来此土，随方显化。或为比丘，或为居士，或为国王，或为臣宰，或为女人，或为屠丐，或隐或显，或顺或逆，皆随顺说法，导诸群品。又以仙道多未悟真常，耽长寿乐，不思进修。我现仙身，救其迷坠，如唐僖宗朝一事也。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阐扬净土。汝等当一意一心，坚修此门，必不相误。若心志一坚，又不待隔世而生，现前亦得见佛，如我昔年无异。有偈四句：

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头死，许汝法身活。

或问：“学人云何得离尘欲，得无障碍？”菩萨曰：“我将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内，汝等当善解其义。有人于此，无故而夺汝一钱，动瞋恨否？”



答以：“一钱虽微，见夺则瞋。”“又无故而与汝一钱，生喜悦否？”曰：“一钱虽微，见与则喜。”有答以“一钱甚微，与何足喜，夺无可瞋”者。菩萨曰：“汝能如是，心之清净久矣，何至今日尚沉浊垢耶？汝等当知，学人洗心不密，见有见无，处处是著，念念皆贪，所以业识纷驰，无暂停止。即念一句阿弥陀佛，心想依然外游，未能顷刻归一。良由汝等于无量劫来，未尝发一时一日远离尘欲之心。故此尘欲，亦从无始劫来，未尝一时一日肯离汝心。身缠心缚，深入尘网，哪得如莲华出淤泥而不染？故知欲断贪著，先从一钱之与夺作弃舍观，作非我有观。夺不起瞋，与不起悦。如是乃至百千万钱，乃至亿亿万钱，乃至国城妻子，乃至身肉骨髓，乃至过、现、未来心意意识，乃至生死业报、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钱之与夺无异。自然习漏消亡，障缘永灭，渐履清净，成就道品。汝等当依此修行，勿更自虞窒碍。”

孟冬二日，为菩萨诞生之辰，众设供称寿。菩萨曰：“汝等以何物寿我？”皆曰：“心以为供。”菩萨曰：“心是何物，可以持供？”答曰：“唯一至诚，本是无物。”菩萨曰：“既言无物，谁知至诚？能



知诚者，定有处所，可得举示，云何无物？”答曰：“实无所得。”菩萨曰：“汝言无得，为是暂无，为决定无？”众拟议未对。菩萨曰：“无则决定无，有则决定有。一涉纤疑，毫厘千里。当知汝等言诚言妄，说有道无，皆是起灭计较、推详卜度之心。以是祝我，均无所益。听我妙偈：

至真无二心，至真无量心。
心非一切心，一切性非心。
除妄心不实，依真心强名。
真妄两不立，南无释迦尊。
了心无处所，方便福群生。

时诸弟子咸再拜，愿更闻法要。菩萨曰：“善哉善哉！汝等愿更闻法要，当诚解我语，善答我问。诸弟子，譬如有人谓一人言：‘燕京帝王所都，富贵无比。’是人闻言，有志往否？”咸曰：“愿往。”菩萨曰：“汝不识路径，当云何？”咸曰：“有人指示，从之而行。”菩萨曰：“不可。倘是人指以向南、向东，若不明辨，竟从其言，则燕都远之又远矣。”众曰：“然则如何？”菩萨曰：“毕竟得一走过燕都之人，教是人曰：‘汝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帝所。’诸弟子，此人所指，有错谬否？咸稽首曰：“无谬。”菩萨曰：



“又譬如有人，欲登万仞之巔、九层之顶，当如何教之？”咸曰：“从卑至高。”菩萨曰：“然。古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须是从第一级，至第二级，乃至最上一级，方为正说。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处，为浪语矣。又譬如有人，天子将命以官，诏是人曰：‘汝愿为宰相耶？小吏耶？’是人云何上答？”咸曰：“必愿为宰相。”菩萨曰：“然。又譬如有人，在于歧路，不知所从。有悯之者，指曰：‘是边极艰险，极曲折，不得便出头。是边极正大，极平坦，走去便得出头。’其人受指，于此两边，当走何路？”咸曰：“走正大，走平坦。”菩萨曰：“善哉善哉！尔等酬我所问，俱合正理。然尔等能明解我所喻否？”咸再拜曰：“唯垂开示。”菩萨曰：“善听。尔等向来虽有求道之心，而不识修行之要，趋向无据，如人欲往燕都而不知路径者是。若遇邪师，教以邪法，如帝都在北而反指以往东、向南者是。则其人虽终日行，而茫无归宿，何由覩至尊，何由成大道？今我所示弥陀净土，帝都也。信愿行三，勤加精进，终至往生，是从第一级至最上一级也。期登上品，是愿为宰相，不愿为小吏也。依此而修，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我即走过燕都之人也，若尔等不能深信，是舍帝都而趋边地也，弃宰相之尊而就小吏之贱也，背正大而



求艰僻也。万仞之山巅，九层之塔顶，非尔所及矣。可胜悲痛哉！”

众欲积田为修行计。菩萨曰：“汝等欲矢志同学，久聚不散，谢绝世故。于衣食所从，不复为求人计，故发此议。以我观之，念头虽好，然毕竟是贪恋尘劳，非清净法。何以故？街头一饭，冢间一宿，先佛道范。若必藉田而修，倘一不就，则汝诸人终无修行之日矣。又若言自无其资，将出自募化，更为不可。佛一代教，无此二字。盖自末世不识礼义、不惧因果、不知廉耻之徒所为。真修道人，生死念切，断断不作是想。然更有一言，汝诸人但执持正念，各各努力，是即不聚而聚。若身心散逸，事无常恒，是虽聚而实散。苟明此意，止应随分随时，莫去闲思预计。”

菩萨又告众曰：“汝等虑身缠世网，念头不得干净耶？我有一法：汝但发个远离求度之愿，将牢牢归向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之心，换却奔走利名之心，便能即尘劳而觉路矣。”

有问：“念佛不能一心，当作何方便？”菩萨曰：“汝但息想定虑，徐徐念去。要使声合乎心，心随



乎声。念久自得诸念澄清，心境绝照，证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须多念，从千至万，心无间断，则根器最易成熟。若强之使一，终不一也。”时达本于座下，忽懼然念数声。菩萨曰：“如是如是。”

诸弟子欲造像供养，请示法相。菩萨曰：“诸弟子欲造相供养，积诚已久，合当显示。但汝尘劳中，我妙明内，即今显现，汝等不能见也。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今但从本起修，可画作大比丘相，面如满月，形体丰伟，著袈裟坐莲华上。左手置膝，右手作说法相。眉间放白毫光，光中有阿弥陀佛结跏趺坐。要须庄严相好，不得潦草。”诸人闻已，皆拱立思维如是法相。菩萨乃言：“诸弟子，人人有个觉明妙行，不即不离，在汝诸人摸索不著处，时时出现。即今明白，更不须设像供养，愿见于他日也。”

查定宏因丧子，欲弃家为僧。菩萨曰：“汝且莫妄想是事，是事汝做不得。汝但正心以治心，正身以治身，断无益之事，绝无益之友，皈心大觉，愿出迷途。挹彼洪波，滋我燥土，精求加被，驱诸障缘。汝向思祈寿保身，当注力于此，勿多言也。”定宏乃问：“奉教持《金刚经》，但诸字句有不同者，



当从何本，得无差谬？”菩萨曰：“‘金刚般若波罗蜜’七字，并无差谬。”

沈天宇有疾，设供求示。菩萨曰：“汝今有疾，尚未即死。当息诸牵累，安心端坐。念身无常，念世无常。所有妄缘，一切放下，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自然六尘不生，一心清净。不唯愈汝今生之疾，即生死病根，亦从此拔出矣。汝今设供求示，不过望我有甚好方与汝，口诀传汝，可愈汝疾。岂知菩萨无是等虚伪之法，但此实实数言教汝而已。汝若信而行之，真一服上品还丹妙药也。付汝一偈：

“病从己作，还由己除。摄心清净，得常安乐。坚久不变，同无量寿。”

菩萨示达本曰：“汝欲究明心地，极为有志。但你一肚皮砂铅水火、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话，实实塞却，如何做得？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络索，抛向东洋大海始得。不然，枉却用心，误却工夫矣。不如的的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明心在是，生极乐在是，一举而两得，极是便宜也。”

无朽问：“云何仰酬祖父？”菩萨曰：“世间



所谓孝者，以何为上？”曰：“能敬养，能为善，以无忘先德。”菩萨曰：“此虽孝而有限。惟能发大愿，修出世法，若道成果满，岂但福及九祖，即历劫冤亲，俱蒙解脱。汝能专修净土，是为大孝。”

定茂问：“持咒云何明心？云何究竟？”菩萨曰：“心不离咒，咒不离心，是持之义。汝当于一切时，观此咒体，与我心体，是一是二？若云二者，云何心能持咒，咒能显心？若云一者，云何忘则咒无，忆则咒有？则知此咒与心，离诸名相，毕竟空寂，是名究竟。若但持而不究竟，即无妙解。平等大慧云何显发？平等大慧不现，何由照生死之昏迷，达三界之实际乎？”

达本问：“出声念佛，每易发火，得默念否？”菩萨曰：“汝一念佛，便云火发。何故汝终日向人说话，便没一毫火起耶？当知此火，乃汝无量劫来无明烦恼之所积聚，由汝今日信之不真，故念随火起，火逐妄生，以烧汝法身慧命耳。昔牟尼世尊，为大法故，于无量劫，舍身求道，所以得成无上宝王。今汝年力已衰，日夕勤行，犹嫌迟暮。尚乃恋著尘劳，希图丹药，以求延年益寿。汝不闻非非想天，



尚有报尽。劫火洞烧，坏至三禅。况区区水火铅汞，假缘和合之法，而求其永无变灭耶？汝今闻我所言，当如梦初觉，如醉初醒，精修净土，正念往生。彼世界之寿命无穷无尽，成就法身，到一切智。非浅浅长生久视之术可同日而论也。”

查定宏问：“持咒时，多生恐怖，求示方便。”
菩萨曰：“谁来怖汝？谁是受怖者？由汝夙生习气不净，故从微想中，忽现此相耳。汝但精诚诵持，自当除灭，得如意顺善，能护伏烦恼，而造入玄微。何恐怖之有？”

陈定育为母疾致祷，问作何功德，可获全愈？
菩萨示偈曰：

孝首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
汝以好心，求愈母疾。汝当安适，念母痛楚。
汝食美味，念母减食。汝衣轻软，念母脓血，
污其衣襟，露其胸肋。如是思维，夙夜靡处。
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仰答四恩。
愿母福益，愿母寿增，愿母病愈，愿母体康。
觉明菩萨，为汝依怙，苟如其言，无愿不果。



定茂欲舍持咒而念佛，请问。菩萨曰：“汝欲舍持咒而念佛，一志专修，最妙。但汝未知法要，只可名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名念佛之人。何以故？欲泛大海，必具大舟。欲驰千里，必择良马。故念佛人先须具大手段，割绝牵缠，打开尘网，直下即念是佛，即佛是心，乃至离即离非，顿入如来大光明藏。如是乃名正念念佛，得名为念佛人也。汝应善解此义。”

有年少僧四人进谒。菩萨曰：“诸年少！众生无始时来，因于恩爱，故成眷属。而眷属中，父母于子，又为恩之至重，爱之至切，难割难舍。今尔等出家离俗，得为比丘。当知父母于尔，又有恩上之恩，非言所喻。故应趁此壮年盛力，勤办道业，答父母最初割恩断爱一片苦心，方不愧出家两字。若复放逸懈怠，以致终身废坠，是不孝中之不孝，为天地间极重罪人矣！当因吾语，猛生痛念。”

菩萨又示众曰：“诸善男子！人之一身，父母所生，父母所育。现前尔等种种营谋，种种受用，即使父母不曾与得一钱，也还是父母生却你身，故有今日。万事身为大，身为本。从本而推，岂不是



父母之恩难言难尽。所以佛言，于父母边出一高声重语，尚获罪无量。况今有甚于此者耶？若言父母或以不堪相加，不得不净，则是视父母如路人矣。只可欢然顺受，父母自有感悟之日。决不得争个你非我是，做逆天背伦之人。”

菩萨曰：“诸弟子当知，十方诸佛是众生心，十方众生是诸佛心。是故忆佛念佛，则十方诸佛现汝心内。然亦非诸佛之入于尔心，亦非汝心出于诸佛。皆是觉妙本明，不可思议。”

菩萨曰：“心行处灭，是诸佛常住真心。心行处有，是众生死业心。其间不容丝发。若汝等能绵密加工，使此心无些子空隙，方得几分相应。莫略做半年十月，便谓我能苦心修道。不知此正障道处，切宜慎之。又工夫虽加，若未到铜山铁壁，推不倒、移不动处，犹未是打成一片。切莫见些影响，便即歇手，是为半途之废，必至弃其前功，毫无所益。此又学道人大病，不可不知。要知佛法如大海，转入转深，断非小小知见之所能尽。应尽形修习，造极为则，切莫作容易想。”



菩萨曰：“念佛三昧，是汝心大势力之所成，非由他致。今尔等念佛，昼夜不能如一，乱想犹复间真，皆是用心不得力处。”

顾定成求教。菩萨曰：“汝来此庵，欲依净业。可知道云何得生极乐？”答曰：“念佛往生。”菩萨曰：“汝知云何念佛，即得往生？”曰：“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菩萨曰：“如何是一心不乱？”定成不能对。菩萨曰：“吾知汝第能言之，未必能如法行之也。汝谛听我语。善男子，心本无念，念逐想生。此想虚妄，流转生死。汝今当知此一句阿弥陀佛，不从想生，不从念有，不住内外，无有相貌，即是尽诸妄想。诸佛如来清净微妙真实之身，非一非二，不可分别。如是念者，烦恼尘劳，无断无缚，止是一心。必得一心，方得名为执持名号，方得名为一心不乱，净业功成，直趋上品。”定成再拜曰：“浊世凡夫，心智浅劣，未能深达至理，更求详示。”菩萨曰：“汝今当发大愿，愿生极乐。然后至诚恳恻，称于阿弥陀佛。必使声缘于心，心缘于声，声心相依，如猫捕鼠，久久不失，则入正忆念三昧。更欲上进，当广参知识，博询高明，自悟即心是佛妙谛。汝今当具深信，慎毋学彼庸流，闻而不受。更莫学彼半



真半假、半疑半信之徒，名虽受而无诚心奉行也。”

菩萨谓查母曰：“汝何不勤勤念佛？”答曰：“因添儿孙，时常抱持，恐有不净。”菩萨曰：“汝谓不净念佛，恐怕有罪，不知不念佛则获罪无量。莫计净与不净，只管念去可也。”

陈永寿问结局。菩萨示偈曰：

节欲戒瞋，是保身法。

收敛安静，是作家法。

随力婚嫁，是省事法。

行善念佛，是出世法。

守此四法，结局通达。

顾善记问终身及行善之方。菩萨曰：“汝若存正心、行正事，得个正终身。你若存邪心、行邪事，还你个邪终身。至于‘善’之一字，随时随地可行，大事小事皆是。又兼戒杀放生，随力舍贫施苦。持念阿弥陀佛，回向极乐，日日不间。如是三年不改，方许你‘好心行善’四字。”

菩萨示无朽曰：“大抵修净业人，行住坐卧，



起居饮食，俱宜西向，则机感易成，根境易熟。室中止供一佛一经、一炉一桌、一床一椅，不得放一多余物件。庭中亦扫除洁净，使经行无碍。要使此心一丝不挂，万虑俱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如是则与道日亲，与世日隔，可以趋向净业。盖汝生时撇得干净，抛得干净，念头上不存一些子根节。大限到来，洒洒落落，不作儿女子顾恋身家子孙之态。岂不是大丈夫举动！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别无沾滞，正为此一大关目也。至于修净之法，不出‘专勤’二字。专则不别为一事，勤则不虚弃一时。汝今晨起，即诵《弥陀经》一卷，持阿弥陀佛一千声，向佛前回向，念《一心归命文》，以此文言简而意备也。此为一日之课。若初起或身心未宁，日止四时。稍宁，渐增至六时。又渐增至十二时，合经十二卷，佛名一万二千声。更于回向时礼佛百拜，亦可分作四时。此为每日常课。余工不必计数，或默或声，但摄心谛念而已。又持名之法，必要字字句句声心相依，不杂分毫世念。久久成熟，决定得生极乐，坐宝莲华，登不退地。若余年未尽，犹得以其所证，为四众向导，报佛深恩。汝若于我所说，一一遵依，方不负觉明菩萨示汝正道，令汝出家。方不负三昧和尚为汝剃度，



授汝大戒。此非小小因缘，汝莫自生轻慢。慎之慎之！”

菩萨示常摄曰：“汝向持《大悲神咒》，祈观音冥加，速得入道，甚好。但不得一向延缓，使志事不立。要须并日而作，兼程而进。自今当刻定期限，约准数时，杜绝人事，安止一室。每咒百卷作一时。兼礼四明所立《忏法》一卷，忏诸业障，助发胜功，为一时。昼夜分为六时，以五时持咒，一时礼忏。余时安坐修禅，深入不思議慧。何言乎不思議慧？了知心外无法，法法无名，直下纤尘不立，一念圆融，不可以思思，不可以议议，故名不思議慧。依此妙慧，则心摄于微。摄无摄相，所谓摄无所摄而不碍于摄，名善摄心也。由心摄故，无事不办。总而言之，无时无在而不心心流入，为持咒摄心之本。自然夙障冰消，定心朗现，或得三昧开发，契本妙心。庶无虚糜岁月，可以刻期进道。不然，今日明朝，来年后月，若作不作，欲前不前。保汝百年后，仍自目前行止，断不能移易寸步也。慎之勉之！”

菩萨又示常摄曰：“只‘强顺人情、勉就世故’八个字，误却你一生大事。在今日决不是牵郎拽弟、



打哄过日之时矣。道业未成，无常至速。急宜敛迹韬光，一心向道。不得再误！”

达本奉教出家。菩萨示曰：“汝老年出家，不得泛学余事。但诵《弥陀经》，日课佛名一万二千。自少至多，真真切切，求生极乐，此事一了百当之法。莫学世俗愚流，高谈阔论，说性说心。见人念佛，便一概抹去。及叩其所行，不及三家村里一个不识字的汉子，十字街头一个念《三官经》的乞儿。枉使掷却光阴，误却大事。因汝平日喜说禅而不达要妙，又未必能深信净土、老实念佛，故发此论。”

菩萨又示无朽曰：“《弥陀经》十二卷、佛名一万二千，不要增，不要减，只依着我行去。但经要匀匀净净，不缓不急，不疾不徐。佛要声声心心，不涩不掉，不浮不沉念去。至于回向，不是但诵旧文一过，须从自己心中，发出真正大菩提愿，至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而我心无所著，如虚空等，是名回向。又静坐时，当反观深究，佛即我心，是心是佛，不假外求。如心而住，无能无所。如是谛观，更无二念，是名修行三昧。慎勿忘形死心，



又落外魔知见。如是坐一时，便起经行，又更持诵，有个次序。若忙忙促促，一气赶去，谓可完却一日课诵，便有苟且了局之念，非真正修行矣。大抵学道人不遵知识明诲，决定劳而无益，未久必败，慎之慎之。又诸经中所谈净土依正庄严，须讲诵明白。倘坐中，或经行，或礼诵时，净土现前，便可觉了，不为异境所惑。”

菩萨示陈大心曰：“尔道念增矣，世念亦不减。凡世间一切人我相、名利相、瞋喜相等，不但在身上行出来，始为牵连尘网，但心上略带些子，即属障道因缘，尔须要明白。尔但身礼阿弥陀，口诵阿弥陀，心念阿弥陀，不涉分毫别想，便得洗涤干净，打破尘网，生极乐国，尔须要明白。”

或问终身。菩萨曰：“汝问终身耶？我这里没有断终身的法。为因菩萨历劫修行，不曾学得这事。然汝亦太愚痴，终身便不过如此，问他何益？汝何不问头儿白了，面儿皱了，身子软了，无常将次到了，阎罗大王面前，如何抵对他一言半句，免得披枷带锁去。这事汝何不问问？”



僧法缘将结期礼《弥陀忏》，先来求示。菩萨曰：“《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主所集，亦具事、理一心。事一心，专于一事。若四相不生，湛若虚空，名理一心。此一心难到。外则勤修忏法，以除夙障，内则依理修观，驯致一心。既得一心，何患不能入道？汝今在期，莫管为自己、为施主，亦莫管长久不长久，只要扫除习气，打荡身心，不成三昧，誓不休息便了。又汝在彼虽然次第，但不是个修行地面。若真正要修行，将万缘放下，一钵依于十方，一身依于大地，真真切切，求度生死，乃为正修行法。若区区三载忏期，又夹杂世故，而欲成净业、出生死，譬如吸风吞雾而求饱足，世上必无之事。汝莫作此大愚痴想，以至冻馁而死也。”

王师初下三吴，湖寇突发，阖城奔窜。久之事定，稍稍复集。菩萨示曰：“后六月十三之变，得无惊恐耶？汝等当知，此皆无始劫来，不能修善，广造恶业，所以生生世世，不离此祸。如梁武皇时，八人以兵乱各散。今日又遭兵变，逃窜无地。可见众生不能超三有、获无生，毕竟因缘业报，分寸难免。汝等幸而不死，亦大险矣。三世业果，可惊可怖。汝等尚不一心办道，早出苦轮，隔世他生，正未了在。



奈何奈何！”

菩萨示沈元辉曰：“大凡修净土人，最忌是夹杂。何谓夹杂？即是又讽经，又持咒，又做会，又好说些没要紧的禅，又要谈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话，却是夹杂也。既夹杂，则心不专一。心不专一，则见佛往生难矣。却不空费了一生的事？你如今一概莫做，只紧紧持一句阿弥陀佛，期生极乐。日久功成，方不错却。当授汝一偈，依而行之：

阿弥陀一句，万法之总持。

声与心相依，念兹复在兹。

感应不思议，莲开七宝池。

菩萨示定恺曰：“汝既遭大难，幸而得免。自今当痛思前过，断其后愆。更无躁心竞气，逞志使能，貽厥身灾。今为汝立名曰恺。恺者何？慈也，仁也。慈以立身，仁以及物。功名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惟务培育善心，坚固善行，以仰答四恩而已。”

一时菩萨降临法会。士庶三十余人，未决心疑，咸来咨请。菩萨悯兹众等，虽同禀诚心，而不识修行正路。乃垂示曰：“今日之会，可谓有缘。但若



与尔等说佛法，非所习闻，恐难信人。不若举一则世典儒书，与众等一话，或能信得一句两句。《中庸》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今日看来，‘安’与‘利’且莫说起，即‘勉强而行’者，亦不可得。即如尔等，自遇我之后，亦曾发心勉强为善。乃有一旦弃捐，或渐至懈废者。其故何在？只是将善之一字，看得太缓，谓行善无功，不如为恶之有效耳。不知为善若果无功，何以古来圣贤之徒，断不作些微小恶；善则尽力尽心，必要做到十二分满足？若果为恶有效，又何故古来仁人君子，不惟有效是求，反作无功之事？且现见为恶之人，眼前虽得便宜，到头几个有好结局、好断送、好名声、好子孙以延其世代？又如世间数岁小儿，见说个好人，便知赞美，岂不是为善有大利处？见说个恶人，便要瞋怪，岂不是为恶无大利处？此事极易晓，非是尔等不聪明，真不知得，但是不能实心向善，故一时不细察耳。所以平日间舍一钱，也要向人说一遍。有句好话，也要向人说一遍。都是从外边做手脚，全不体会大圣大贤用心切己处。觉得没滋味，便抛弃了。汝等今日若果将真真实实的心，行真真实实的事，无一毫妄想觊觎于其间，坦坦然乐天知命，守其在我。不见有终身可祈，结局可问，五行、



八字之穷通可卜，吉凶得失之可得而趋避。自然无祸不消，无福不至，道与时增，德与岁积，成圣成贤无难矣。此尔将来一定的实事，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反此，则生为无忌惮之小人，死为腐烂之草木，可不痛哉！”菩萨说是语已，默然而住。时众犹颀颀有待，更有再拜而致祷者。菩萨曰：“甚哉！尔众之愚也。闻如是言，竟不生希取之心，反顾之念。只要将胸中儿女身家之事一问而后已，苦哉苦哉！然菩萨大慈无已，当更说些古话，醒豁尔等痴梦。一者，学道之士，情不正，性则离；心不坚，德乃阙。往往慎于斯须，而变于顷刻。若是者，谓之造就无地之流，难以入道。非圣人之诲人或倦，而故绝之也。众中有识者思之。一者，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却为自是之见所障，不成大器。盖人一自是，决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其平日所交所接，定是一等庸下之徒，互相称誉。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而德业殆矣。众中有识者思之。一者，世人贪得，都务强求。不知一钱之获，尚有命焉，而况功名富贵之大，曰吾智力可求？若然，则苍苍者天，赫赫者神，将无用乎？即使强求而得，亦是命数合有，不因尔用却许多齷齪心机，天悯而与之也。然则勉强而求者，有辱无荣，有失无得。有戮身之



祸，无利物之功。有损德之灾，无进善之福。天厌之，神弃之矣。众中有识者思之。一者，天下大恩，莫过父母。父母而在，堂前活佛也。父母而没，犹可追报也。试思此身从何而来？何由而长？乃不能反本寻源，尽心尽力，敬事承顺。而至有结怨于父母而不顾，自利其妻子而不养，更甚至有病而不知，死而不葬，或一言亦报复如平人者，是皆禽兽所不若也。呜呼！人而禽兽不若耶？可畏哉！众中有识者思之。”

或欲求官，问可得否？菩萨曰：“做官一事，你更莫想。你须知得，通经史之谓文，练韬略之谓武，膂力过人之谓勇，智能出众之谓才。汝自思量，有一于此否？若四中不具其一，要做官，不过图侥幸而已。要图侥幸，念头先已不正。一做了官，便去假威仗势，一味虐疲民而饱我腹，决不思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以至积恶日深，不知改悔，来世定作牛马驼骡，有力报人等畜。如目前兵戈战阵中一类畜生，皆夙世冒禄贪功，无一毫功德于天下之徒也。且报应之理，远近无期，或致祸于现世，或殃及于子孙。如目前一等罪犯圜圉，身受屠戮，继嗣不肖，或绝灭无传者是也。又损害良民而取其财货，谓之



不仁不义之物。以之祀祖先，而祖先益愆。事神明，而神明加怒。供诸佛圣贤，必为之堕泪。奉仁人有道，反为之生惭。即罪恶不极，而冤结相酬，后世定作一类羊猪鸡犬，无力报人之畜，及世间一等贫穷下贱剧苦之人。又此图侥幸一辈，在官即做些好事，亦未免公中有私，善中有恶。罪福影响，不漏丝毫，贪有限之荣名，受累生之恶果。侥幸做官，溺心利欲，如上所谈，势所必至，可不畏哉！”

王定佑求子。菩萨曰：“汝自今莫杀生命，勿食异物，勿多欲逞忿。何以故？杀生，伤天地之慈，乖长养之道。食异物，必增淫秽，或致恶疾。多欲逞忿，则戕损寿命，暴折元和，又多犯阴阳之忌。汝当永戒此三，一意奉养老母，推惠行慈，济贫拔苦，广行阴德，积累不废，天必锡汝佳胤也。”

菩萨示陆定息偈曰：

亲近老成，莫狎恶少，君子上达，汝曹当效。

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遵菩萨教。

复示曰：“回去向尔母亲，谆谆切切，劝她至心念佛，求生极乐。即不能素食，莫勉强她，但不可杀生。她若肯归向弥陀，自断血肉。此是世间第



一等孝行，汝宜勉之。”

尔时菩萨化缘已终，因遍召诸弟子，各授以训。示定勉曰：“汝名定勉，当号自开。勉力修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作善知识，续佛慧命。汝毋自弃。”

定开问一心三观之旨。菩萨曰：“台宗三观，妙在圆心。圆心若知，其道尽矣。”令与定勉并立，付偈曰：

一开二开，今日重来，菩提有种，妙手双栽。

示上德曰：

头既秃，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

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

示耳之曰：

勤则不病，不勤则病，

勿谓夙业，其报甚近。

慈父弥陀，数数亲覲，

可以永年，况乃却病。



示陈大心曰：

老不撇脱，死定兜搭。
儿女债完，可以怡悦。
极乐非遥，勿自隔绝。

示沈元辉曰：

深潜不露，是名持戒，
若浮而外，未久必败。
念既不真，不得自在，
祸福吉凶，汝自作怪。

示杜义见曰：

善则为义，不善不义，
义善无二，所见唯义。
以义为见，不见非义，
见非义时，见无见义。

示女弟子意安曰：“汝因病不念佛耶？噫！病愈甚，念愈勤，乃好也。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



示无朽曰：

尺璧岂宝，寸阴当惜。
正念弥陀，信光赫奕。
莫贪旧游，前途永失。

示常掇曰：

有口若哑，有耳若聋。
绝群离俗，其道乃崇。

示常源曰：

汝行勿怠，怠非比丘。
彼自废者，多身后忧。

示定茂曰：

汝是道人，当净其心。
能净心者，可以超群。

示定随曰：

老实是宝，又有不好。
若只如此，止堪温饱。
何用出家，愿离痴恼？
当发道意，莫空过了。



示查定宏曰：

菩萨说偈，家常茶饭。
归告汝母，己事早办。

示陈定崑曰：

惟天最高，无所不见。
护汝初心，慎勿少变。

示达本曰：

达本无本，万缘应息。
胡不宁处，犹是汲汲？
一朝撒手，男耕女织。
回想生前，汝自哭泣。

时菩萨一一示已，复告诸人曰：“我自降此以来，凡所言说，皆修行要妙。汝等能时时体会，极力遵行，决生上品。菩萨从此不复再来矣。诸弟子宜各努力，勿虚此会。”时诸弟子闻菩萨语，皆涕泣悲恋，不能仰视。菩萨谓曰：“诸弟子，汝等谓菩萨不复再降，恐生懈怠，从此失足，然实不尔。何以故？从是以后，汝等精进，只是自己精进，舍尘途而登圣域，大智大贤之所为也。若懈怠，亦是自己懈怠，背大道而



入淤泥，无知下愚之所为也。诸弟子，但须前进，莫生系恋，但急著力，无事悲哀。”顷之复谕曰：“汝等不得更作菩萨再降想。所以者何？鸾乩之设，本为神鬼所依凭，非大菩萨应化常事。汝等若奉教无失，于菩萨生恭敬之心，难遭之想，即是大报恩处。”时诸弟子虽闻法谕，犹故围绕，不忍散去。菩萨又谕曰：“诸弟子，菩萨往昔因中，与汝等具有大缘。从此虽不再降，然不得作远离想。当知觉明妙行，时时在汝等眼前，相逐不舍。汝等慎无一日废弛，自舍却觉明妙行也。”少顷又谕曰：“诸弟子，法会既终，宜各散去。菩萨来无所从，去无所至。莫只呆呆守著，菩萨定不在一幅纸儿上也。各各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至诚作礼，顶戴奉行可矣。”

《西方确指》后序

古先圣人，去今远矣。然读其书，知其言决不可以伪为者，断之于理而已矣。佛法入中国千五百年，其间豪杰明睿之士，得一经一偈，决定信入，了脱生死者，殆不可悉数。而浅智之流，辄以私意窥之，谓其原出于老庄，乃其徒所伪作。即今老庄书具在，试取而与《楞严》、《圆觉》诸经絜之，其浅深离



合之故，略可见矣。老庄所不能为，而谓学老庄者能为之乎？此不能察理而自徇其私者之过也。近世飞鸾之化行，三教圣贤往往随方应感，宏法度人，是皆出于不得已之心。读其书，知其言决不可以伪为者，亦断之于理而已矣。《西方确指》者，极乐界中觉明妙行菩萨所说法也。其为教，贬斥邪修，指归净土，阐一心之妙谛，穷向上之玄关，诚学佛者之指南也。予反复读之，作而叹曰：嗟夫！莲华国土，不离当处。阿弥陀佛，全体众生。奈此众生日用不知，未曾发一念回向心，从迷入迷，漂流长劫，可不哀哉！菩萨悲愿深重，与此众生世世随逐，不相舍离。飞鸾之化，与现身说法何异？读是书者，诚能信自本心，如说修行，心心回向，无诸异念，念极情空，脱然无住。虽现居五浊恶世，已浑身坐在莲华国里。报缘一谢，弹指往生。是果是因，初无先后。如其不信自心，因而不信净土，甚者或疑此书为伪作，则吾末如之何也矣！是书得之友人王贯三。向有刻板，顷毁于火。吾党诸贤将复刻以行世。予谨为订其章句，次其先后，既成而为之叙如此。

乾隆三十八年秋八月，东林后学彭绍升撰。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 辗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辗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准印：赣新出内准字第 号

◎编制：九江市庐山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

◎网址：www.donglin.org
